



元文類卷之四十

元

趙郡蘇天爵伯脩父編次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雜著

經世大典序錄

欽惟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上聖之資
纂承大統聰明睿知度越古今至讓之誠格于上下
重登大寶天命以凝于是闢延閣以端居守中心之
至正慨念祖宗之基業旁觀載籍之傳聞思輯典章

之大成以示治平之永則廼天曆二年冬有旨命奎章閣學士院與翰林國史院參酌唐宋會要之體會粹國朝故實之文作為成書賜名皇朝經世大典明年二月以國史自有著述命閣學士專率其屬而為之太師丞相答剌罕太平王臣燕帖木兒揔監其事翰林學士承旨大司徒臣阿鄰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臣忽都魯篤爾彌實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右丞臣撒迪奎章閣大學士太禧宗禋使臣阿榮奎章閣承制學士僉樞密院事臣朵來竝以耆舊近臣習于國

典任提調焉中書左丞臣張友諒御史中丞臣趙世安等以省臺之重表率百司簡牘具來供給無匱至于執筆纂脩則命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平章政事臣趙世延而貳以臣虞集與學士院藝文監官屬分局脩撰又命禮部尚書臣巉巉擇文學儒士三十人給以筆札而繕寫之出內府之鈔以克用是年四月十六日開局倣六典之制分天地春夏秋冬之別用國史之例別置蒙古局于其上尊國事也其書悉取諸有司之掌故而脩飾潤色之通國語于爾雅去吏牘

之繫辭上送者無不備書遺亡者不敢擅補于是定其篇目凡十篇曰君事四臣事六君臨天下名號最重作帝號第一祖宗勳業具在史策心之精微用言以宣詢諸故老末諸紀載得其一二於千萬作帝訓第二風動天下莫大于制誥作帝制第三太宗其本也藩服其文也作帝系第四皆君事也蒙古局治之設官用人共理天下治其事者宜錄其成故作治典第五疆理廣袤古昔未有人民貢賦國用繫焉作賦典第六安上治民莫重于禮朝廷郊廟損益可知作

禮典第七肇基建業至于混一告成有績垂遠有規作政典第八政刑之設以輔禮樂仁厚爲本明慎爲要作憲典第九六官之職工居一焉國財民力不可不慎作工典第十皆臣事也以至順二年五月一日草具成書繕寫呈上臣集等皆以空疎之學謬叨委屬之隆才識旣凡見聞非廣或疎遠不知于避忌或草茅不識于憂虞諒其具藁之誠實欲更求更正疎略之罪所不敢逃竊觀唐會要創于蘇冕續于崔鉉至宋王溥而後成書宋會要始于王洙續于王珪至

汪大猷虞允文二百年間三脩三進竊惟祖宗之事業豈唐宋所可比方而國家萬萬年之基方源源而未已今之所述粗立其綱迺若國初之舊文以至四方之續報更加搜訪以待增脩重惟纂述之初猷實出聖明之獨斷假之以歲月豐之以廩餉給之以官府之書勞之以諸司之宴禮意優渥聖謨孔彰而纂脩臣僚貪冒恩私不稱肯意不勝兢懼之至惟陛下矜而恕之謹序

君事
帝號

臣聞我國家之有天下也上配遠古之聖神繼天立極非若後世之興者也堯以唐侯興虞夏禪殷周繇契稷起蓋有所因而進者也三代而下莫盛于漢唐宋漢起亭長則已微矣唐啓晉陽之謀宋因陳橋之變得國之故其亦未盡善者乎其餘紛然竊據一隅妄立名字以相侵奪歷年不多者何足筭哉惟我聖朝則不然聖祖之生受命自天肇基朔土龍奮虎躍豪傑雲附歷艱難而志愈厲處高遠而氣彌昌神明協符以聖繼聖至我太祖皇帝而大命彰大號著大

位正矣于是東征西伐莫敢不庭太王小侯稽首奉命而聖子神孫德日以隆業日以盛靈旗所向如草偃風至于世祖皇帝天經地緯聖武神文無敵于天下矣試嘗論之金在中原加之以天討一鼓而取之得九州之腹心宋寓江南責之以失信數道而舉之致四海之混一若夫北庭回紇之部白霽高麗之族吐蕃河西之疆天_三大理之境_西蠶屯蟻聚俯伏內嚮何可勝數自古有國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者矣蓋聞世祖皇帝初易大蒙古之號而為大元也以爲昔

之有國者或以所起之地或因所受之封為不足法也故謂之元焉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盡之而謂之元者大之至也嗚呼制作若此所以啓萬萬年之基詎不信歟成宗皇帝繼統于太成武宗皇帝恢宏于盛業仁宗皇帝慈祥之政英宗皇帝神明之姿海內晏然衆庶寧一晉邸信用姦謀違于祖訓天怒人怨遂終厥身我今上皇帝應天順人義師克捷期月之間正位凝命而又克讓明宗皇帝出于至誠凡屬有生莫不感悅重居大寶誕受尊號于是任賢輔治崇

德報功體大臣而禮群臣親九族而協黎庶人文備
 舉天道益彰頌聲作于朝廷泰和浹于荒裔治平之
 迹蓋有不勝其紀者嗚呼今天下垂黃戴白之民年
 七八十至于百歲者皆生于聖元有天下之日矣含
 哺鼓腹長子老孫至于世世長戴聖元日月之照臨
 長樂聖元雨露之涵育何其盛哉編年之書具載國
 史夫大天下之統壹天下之心莫重于號著帝號篇

帝訓

臣聞聖祖神宗之盛德大業著在簡冊昭如日星矣

惟聖心精微因言以宣者有不得而具聞焉采諸大
 臣故家有因事而親家教誠或傳誦而得諸見聞及
 以文書來上者悉輯而錄之以發其端後有可攷者
 得以次第而補之矣

帝制

臣聞古者典謨訓誥誓命之文或出于一時帝王之
 言或出于史臣之所脩潤其來尚矣國朝以國語訓
 勅者曰聖旨史臣代言者曰詔書謹列著于篇

帝系

元文類 卷四
臣聞自三皇五帝以來莫不衆建同姓以作藩輔詩曰本支百世蓋重之也國家宗系外廷無得而聞焉考諸簡牘而可見者謹著之篇

帝系附錄

自古國家別本支樹藩屏以為國家長久之計然維持之道蓋必有禮法存乎其間聖朝宗藩之蕃且大自古莫及而累朝為之法制以保之者有分地人民賜予之厚有車服官府符信封諡之貴有使命往來之禮有奉命征討之事有訓勅防閑之禁事在簡牘

可錄而傳者次第歲月而著之篇

臣事 治典總叙

書曰冢宰掌邦治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百執事此為治之本也故作治典其目則有官制沿革以見其名位品秩祿食之差有補吏入官之法以見用人之序附之以臣事者則居其官行其事其人其蹟之可述者也

制官

國家肇基朔方輔相之臣與凡百執事惟上所命其

各官皆因其事而命之方事征討重在軍旅之事故
有萬戶千戶之目而治政刑則有斷事之官可謂簡
要者矣既取中原原定四方豪傑之來歸者或因其舊
而命官若行省領省大元帥副元帥之屬者也或以
上旨命之或諸王大臣總兵政者承制以命之若郡
縣兵民賦稅之事外諸侯亦得自辟用蓋隨事創立
未有定制世祖皇帝建元中統以來始采取故老諸
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輔相者曰
中書省本兵者曰樞密院主彈糾者曰御史臺以次

建置內外百司庶府各因其事而舉矣其在內者廢
置陞降之因革政治之所繫也故不得不備考而紀
之若夫宗戚之重莫重于宗正府今宗正所隸特重
于姦盜詐僞之刑稼穡之本莫重于司農今勸樹藝
者歲受其成日宣政總佛事而西域邊事之重係焉
至于內廷東宮之官屬若國史翰林集賢之治文書
宣徽之治玉食將作之治營繕若此之類皆以重臣
領之蓋國家盛大庶事浩繁其職掌之事視古昔幾
至倍蓰故其官府之陞至于重大而其屬亦已繁多

日益月增其勢然也其後頗以官冗吏繁為言數有
 詔裁減而卒未遑及亦有不得已者夫外之郡縣其
 朝廷遠者則鎮之以行中書省郡縣又遠于省若有
 邊徼之事者則置宣慰司以達之鹽鐵之類又別置
 官有軍旅之事分布於外者則置萬戶府有大征討
 則置行樞密院無則廢舉刺之事則有行御史臺領
 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以治之此其大凡也其詳各
 著于篇

三公

古者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其職則寅亮天地燮理
 陰陽以論道經邦者也我國家以太師太傅太保為
 三公自木華黎國王始為太師凡為三公者皆國之
 重臣而漢人惟劉秉忠為太保其後鮮有聞惟贈官
 或有之又有所謂大司徒司徒太尉司空之屬或置
 或不置其置者或開府或不開府而東宮嘗置三師三
 少不恒有也又有所謂開府儀同三武儀同三司者
 因金舊制謂之散官實無開府之儀云凡開府者則
 有參軍長史之屬附見于篇

宰臣年表

宰相者上承天子下統百司以治民庶治體之得失國勢之安否繫焉國初將相大臣年月疏闊簡牘未詳者則闕之中統建元以來執政之官其拜罷歲月之可考列表而書之政事因可得而見矣

各行省

國初分任軍民之事或稱行省無定制既立都省車駕行幸都省官從而留都者亦謂之行省有征伐之事則或置行省與行樞密院迭爲廢置中統至元間

始分立行中書省有尙書省則爲行尙書省尙書廢則行省仍稱中書初以行省爲稱者雖有便宜承制之權而無職名留都所謂行中書省者不別設官因都省之留者而已其各處立行中書省因事設官官不必備皆以省官出領其事或才置參政僉省同僉之類其後至于設丞相其官皆以宰執行某處省事繫銜旣而嫌于外重改爲某處行中書省平章若右丞左丞參政而其體始不與都省侔矣參政之下又嘗再置僉省後亦廢今天下行省凡十而有廢置遷

革者著于篇入官而共宰不宰或宰皆宰特宰矣宰也宰不宰不宰不宰

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百官治天下之要用入而已建官之法有天下者之所慎也我國家之初任人惟其材能卒獲豪傑之用及得中原損益古今之制度而行之而用人之途不一親近莫若禁衛之臣所謂怯薛者然而任使有親疎職事有繁易歷時有久近門第有貴賤材器有大小故其得官也或大而宰輔或小而冗散不可齊也國人之備宿衛者浸長其屬則

達用刻同圖書

以自貴不以外官為達方天下未定軍旅方興介冑之士莫先焉故攻取有功之士皆世有其軍而官之事在樞府不統于吏部惟簿書期會金穀營造之事供給應對惟習于刀筆者為適用於當時故自宰相百執事皆由此起而一時號稱人才者亦出于其間而政治繫之矣擇吏之初頗由于儒而所謂儒者姑貴其名而存之爾其自學校為教官顯達者蓋鮮獨國學初以貴近就學而用之無常制其後歲有貢法而寢失初意矣其以文學見用于朝廷則時有尊異

者不皆然也。至元以來，數欲以科舉取進士，議輒中止。延祐始力置進士科，三年一取，不及百人。爾世祖皇帝置國字以通語言，其用人略如儒學之制，而加達矣。至于奉上官之任，使奔走服役，歲月既久，亦皆得官。雖細大有殊，要皆爲正流矣。乃宗王之有分地，官府而保任之者，與夫治酒漿飲食者，執樂伎者，爲弓矢衣甲車廬者，治曆數陰陽醫藥者，出納財賦者，遠夷掌其部落者，或身終其官，或世守其業，不得遷他官，而有恩幸遭遇驟至貴近者，有之，非有司所得制而陳言獻策，納粟捕盜，與勳舊之後裔權要之引進，皆有其人焉，而不常也。凡入官之途，大槩如此云。

補吏

國朝入官之制，自吏業進者爲多。卿相守令于此焉，出故補吏之法，尤爲詳密。今別而錄之，雖有舊例也。衝改者，簡牘尚存，則亦存之，以備沿革之考。譯史宣使、通事知印、奏差，附見。

儒學教官

世祖皇帝既立國子學以教國人，及公卿大夫之子。

取其賢能俊秀而用之。又推其法于天下，而郡縣皆立學。其司儒之命，於中亦刻與朝廷者曰儒學教授。路府上州則置焉。蒙古字行，則置蒙古字教授。考滿皆入流，而陰陽醫學亦做置教授，不與流選之考。

軍官

武臣之入官也，其始以功，其子孫以世繼。茲著其大槩，詳在軍旅之典矣。

錢穀官

國家既有中原國用，所繫賦稅為重，而內附諸侯之

豐據學名本
西湖本漫漶

取諸民者，寬急愛約，各唯其意，莫能一也。世祖皇帝始制宣課官，多擇明敏忠厚之士用之。民用稍舒，方是時郡縣之間，唯利權為要官，及好聚斂者，見用紛然。建置官府，民用弗堪。今數十年之間，稍有定制，故凡錢穀之任，有可考者，則備書之，以見其沿革云。

投下

古者諸侯分國而治，天子命卿之外，大夫士以下，其君皆得而命之。今制郡縣之官，皆受命于朝廷，惟諸王邑司與其所受賜湯沐之地，得自舉人，然必以名

聞諸朝廷而後授職不得通于他官蓋慎之也

封贈

至元 西元刻 至先中追贈之至惟一二勳舊之家以特恩見褒雖

略有成例未行也至大初始行定制課忠責孝之意

備矣其沿革著于篇

承廕

聖王之制賞廷于世是以國家有承廕之法辨嫡庶

謹嗣續推恩致敬之法意備焉

臣事

西湖本臣事二字以前承廕等題目為一核校 誤校

維我祖宗聖德神功至盛極大如天地之不可計度

如日月之不可繪畫聖上詔脩此書實以顯謨承烈

為重然求事蹟于吏牘則文繫者不足以得其旨意

事簡者又不足以見其始末于是神聖思慮之精微

誥訓之詳委攻取之機略法令之制作幾不得其什

一焉以為宗藩大臣中外文武百僚有近侍帷幄遠

將使旨內議典則外授征討或各有所授而傳焉因

得以考其續餘之所在故從而求之期月之間其以

書來告者既取其大係諸聖典而其事有不可棄遺

續餘 疑誤 刻同

者著臣事之篇

賦典總序

傳曰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茲古今不易之論也粵若皇元肇基朔方神功大業混一華夏好生之仁如天地無不覆載此聖德之昭著也今賦典之目有曰版籍戶口八紘萬國文軌攸同總總林林重譯歸化此有人也曰都邑曰經理始自達建邦設都分疆畫界置郡邑以聚烝民經田野以均稅役次而大封同姓以厚親親之義此有土

也曰農桑曰賦稅曰鈔法曰海運曰金銀珠玉曰銅鐵鉛錫曰鹽法曰茶法曰酒課曰商稅曰市舶均其貢賦遷其有無穀貨流通富民利國此有財也曰宗親歲賜曰百官俸秩曰公用錢曰常平義倉曰惠民藥局曰市糴糧草曰賑糶賑貨曰恤惠鰥寡歲有經費制之以節出納稽會有司具焉此有用也於呼我祖宗創業守成艱難勤儉亦豈易言哉大率以脩德爲立國之基以養民爲生財之本布諸方策昭示後裔以垂憲萬世者寧有旣乎

惟我太祖皇帝開創中土而大業既定世祖皇帝削平江南而大統始一輿地之廣古所未有遂分天下爲十一省以山東西河北之地爲腹裏隸都省餘則行中書省治之下則以宣慰司轄路路轄府州若縣星羅碁布粲然有條至元間嘗命秘書少監虞應龍等脩大一統志書在官府可考焉若夫地名沿革之有異城邑建置之不常歸附之期設官之所皆必有徵所以紀疆理之大彰王化之遠也猗歟大哉

附錄

安南

我國家始定雲南卽出師取安南事見征伐篇及其來朝事見朝貢遣使等篇今黎崱所撰安南志略沿革地理山川物產風俗略備取以著此篇其封爵有王侯官稱有御史輿服法令之類僭擬于天朝朝廷寬仁待以遠人而闊略之而不可載于此故不書

版籍

洪惟我太祖皇帝龍飛朔方開天建極以生民爲心繼惟太宗皇帝纂承天緒迨歲甲午滅金于蔡明年

乙未始下詔籍民數時方兵革之餘自燕京順天等三十餘路得戶八十餘萬屢勅撫民之官勞來安集增羨者賞逃亡者罰歲壬子欲驗戶口登耗復下詔籍之視乙未之數增二十餘萬戶欽惟世祖皇帝其仁如天世治時雍黎民丕變至元七年有司請大比民數復增三十餘萬戶十一年上命丞相伯顏伐宋諭之曰昔曹彬不嗜殺人一舉而江南元汝其體朕心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橫罹鋒刃聖人如天之仁于茲見矣迨南北混一越十有五年再新亡宋版籍又

得一千一百八十四萬八百餘戶南北之戶總書于冊者計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有一而其山澤溪洞之氓又不與焉上視漢唐極盛之數無以加此夫天地之道生生不息推之以祖宗厚澤深仁洪昌繁衍聿有以隆我皇元萬世無疆之丕基

經理

履畝而稅者亦田制之一法也故有國家者必善治之則人不擾而賦有恒否則未見其利也夫民間強

者田多而稅少弱者產去而稅存固在所當治也延祐初章閻倡經理之議期限猝迫貪刻竝用官府震動人不聊生富民黠吏竝緣為姦盜賊竝起田萊荒蕪其弊有甚于在前者至降明詔以撫慰之而後定故才臣計吏之有欲為者可不熟慮而慎行之哉

農桑

農桑者王政之本也可不重哉我世祖皇帝從左丞張文謙之請立司農官頒農政化天下以敦本就實之道老者得其所養少者有以自力教之蓄積之方申之學校之義牧民之官法其勤惰風紀之司嚴其體察歲終以為殿最其法可謂至矣迨夫列聖相承綸音誕布必諄諄以勸農為言皆所以為生民之命而開太平之基者也今悉著于篇

賦稅

稅糧

太宗皇帝詔有曰依倣唐租庸調之法其地稅量土地之宜大朝開創之始務從寬大此丙申歲詔旨之節文也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申明舊制而加密焉則送納之期收受之式封完之禁會計之法于是乎

畢若本作驗西湖本作法

元文類 卷四十一 大備矣

賦稅 夏稅

成宗皇帝時丞相完澤等以江南科稅之未有定例也于是參稽亡宋之制定夏秋二稅則輸以本綿布絹絲綿等物秋止徵其糧稅視其糧以為差或一石輸稅三貫二貫一貫或一貫五百文一貫七百文因其地利之宜人民之衆酌其中數而取之蓋經久之道也然稅隨地出有產去而稅存者貧弱或不給焉守土之吏可不體其立法之意也哉

科差 兩元刻

賦稅 稅差

國家之得中原也納差之名有二曰絲料曰包銀各驗其戶而上下科取之中統建元以來始有定制歲終中書則會計其出入總數而奏焉年穀不登則有減免之恩所以息民力也及得江南其制益廣國家殷富人物阜康則王者輕徭薄賦之効焉

海運

惟我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運江南糧以河運弗便至元十九年用丞相伯顏言初通海道漕

元文類 卷四十一 備德堂

元文類 卷四十一 仲德堂
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糧萬戶府三以南人朱清
張瑄羅璧爲之初歲運四萬餘石後累增及二百萬
石今增至三百餘萬石春夏分二運至舟行風信有
時自浙西不旬日而達于京師內外官府大小吏士
至于細民無不仰給于此於戲世祖之德淮安王之
功建今五十餘年裕民之澤曷窮極焉

鈔法

世祖皇帝中統元年七月創造通行交鈔以絲爲本
以革諸路行用鈔法之弊也行用鈔之法又牘莫稽

交鈔則以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是年十月又印
造諸路通行中統元寶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
白銀一兩又以文綾織爲中統銀貨每一兩同白銀
一兩而銀貨未及行焉印造支發歲有經數用久而
弊者則赴官換易除以工墨稱物貨之平通貿易之
便爲利博矣其法之弊也鈔輕而物重子母不能相
權故至元尚書省折以中統之五倍至大尚書省又
折以至元之五倍每加愈重而中統至元之相兼迄
于今而見用其可稽者皆錄焉

附錄 錢法

周禮九府圜法其來尚矣聖朝造交鈔寶鈔以權錢鈔有錢文銅有禁法是世祖皇帝有意于圜法久矣特未遑鼓鑄流通耳至大三年詔有司行用銅錢四年詔罷之錢雖不行而議者甚衆間有論辯確至隨章具錄以備舉行雖然資世之寶廢興亦有數存乎其間云

金銀珠玉銅鐵鉛錫礬鐵竹木等課

山林川澤之產皆天地自然之利也可以富國而或以病民我國家皆因土人呈獻願輸之課其多者不盡收其少者不强取故享其利于莫窮焉凡州郡所入之數登於王府爲國經賦者則載之而好功興利之徒時立說以自售其事之虛實言之用否則在朝廷也

鹽法

國初以酒醋鹽稅河泊金銀鐵冶取課于民歲定白銀萬定六色均辦之太宗皇帝歲庚寅始行鹽法立河間山東平陽四川課稅所四每鹽一引須重四百

辨
西湖本作辨

斤其價銀一十兩世祖皇帝中統二年減銀為七兩
 至元十三年既取宋立兩淮兩浙福建運司三每引
 改中統鈔九貫二十六年增為五十貫凡天下總設
 運司七分辦歲課然難易各不同有因自凝結而取
 者解池之課鹽也類兩利有煮海而後成者河間山東兩淮
 兩浙福建之未鹽也惟四川之鹽出于井深者數百
 尺汲水煮之井亦多不同往往在萬山之中解鹽之
 外工力勞費竈戶凋弊調額漸增本末均困此其難
 者也元貞丙申每引增課鈔為六十五貫至大已酉

至延祐乙卯七年之間累增為一百五十貫泰定乙
 丑減減去二十五貫天曆已已復增為一百五十貫凡
 今天下歲辦正餘鹽以引計者二百五十六萬四千
 有奇以課鈔計者歲入之數七百六十六萬一千餘
 定噫視中統至元之數已增幾二十倍矣然而國用
 益不給何哉司財用者不可不察也

茶法

皇朝至元六年始以興元交鈔同知運使白賡言初
 權成都茶課十三年江南平左丞呂文煥首以主茶

稅為言以宋會五十貫準中統鈔一貫次年定長引短引是歲征一千二百餘定十七年置權茶都轉運使司于江州路總江淮荆湖福廣之稅而遂除長引專用短引二十一年免食茶稅以益正稅二十三年以李起南言增引稅為五貫二十六年丞相桑哥增為一十貫延祐五年用江西茶運副法忽魯丁言減引添錢每引再增為一十二兩五錢次年課額遂增為二十八萬九千二百餘定逮天曆己巳罷逮司而歸諸州縣按茶之權始于唐德宗宋遂為國賦額今

國家茶課由約而博原委有自云

酒醋

國初有徵收課稅所而州縣酒醋悉隸後大都則立酒課提舉司外而路府州縣皆著課額為國賦之一其利亦云厚矣

商稅

國家始得中原賦諸民者未有定制歲甲午始立徵收課稅所以徵商賈之稅初無定額至元七年立法始以三十分取一每歲隨路通收稅課以銀四萬五

元文類 卷四十一
千定爲額禁毋多取以紓民力建二十六年桑哥爲丞相遂重增其稅自是以來漸以增益視其初倍蓰十百不侔矣

市舶

皇朝平定江南幅員旣廣貢賦益夥于是泉州上海
澈浦溫州慶元廣東杭州鄰海諸郡與遠夷蕃民往
復互易舶貨因宋制細物十分而取一（龜物十五分）
而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發舶其回帆必著其所至
之地驗其所博之物給以公文爲之期日而所入之

貨嘗以萬計其法至詳密矣或者以損中國無用之
貨易遠方難制之物爲說而不異思夫國家聲教綏懷
無遠不及之效孰謂知所當寶者哉

宗親歲賜

國朝諸宗戚勳臣食采分地采凡路府州縣得薦其私
人以爲監秩祿受命如王官而不得以歲月通選調
其賦則每五戶出絲一斤不得私徵之皆諭諸有司
之府視所當得之數而給予之其歲賜則銀幣各有
差始定于太宗之時而增于憲宗之日其文牘可稽

元文類 卷四十一
也至世祖平定江南各益以民戶科料差未定皆折支以鈔而成廟復加賜焉於戲大統有宗而事權不紊分支有則而恩澤不遺規暮宏遠哉暮
八 俸秩
國初在官未置祿秩至世祖皇帝中統建元始著給祿之令內而朝臣百司外而路府州縣微而府史胥徒莫不有祿大德中以外有司之有職田也故益之以米焉朝廷之歲費重矣而官吏之奉職者可不思所以報稱之哉

公用錢

在官者月給廩祿亦既周矣而隨朝諸大夫多貴官時有賀上燕集交好之禮取俸給以備用則吏屬多不給廼賜之錢使得貸諸人入其子息以給其用自至大二年始賜左右司六部後諸司援例以請者皆頒賜焉多寡無定制云

常平義倉

國朝自至元六年詔立義倉于鄉社又置常平倉于路府使饑不損民豐不傷農粟直不低昂而民無菜

元文類 卷四十一 三 何德堂
色誠救荒之良法也。今名雖存而實廢焉。申明舉行則在乎人耳。

惠民藥局

聖朝自太宗皇帝九年丁酉始立惠民藥局。自燕京至南京凡一十路。逮大德三年詔各路分置之。官給鈔本各有差月營子錢。脩備藥物仍擇良醫主典。救療貧民俾無疾痛之患。大哉列聖大德好生之心。無所不用其極。

市糴糧草

夫食者民之所急。故入政以食爲先。况邊庭所需軍儲尤不可一日闕者。自中統二年省臣奉旨命戶部發鈔或鹽引。令有司增其市直于上都北京西京等處。募客旅和糴糧。以供軍需。以待歉年。歲以爲常。又在京飼馬之芻。惟用河間鹽。令有司以五月預給京畿郡縣之民。至秋成各驗鹽數以輸之。名曰鹽折草。每鹽二斤折草一束。須重一十斤。計歲用草八百萬束。折鹽四萬引。此國家市糴之大略也。

蠲免

恩免差稅

元文類 卷四十一
古者府藏有積乃與民休息或復其租我朝治底隆
平時因慶遇或行幸所過恒賜差稅由是密邇如大
興開平興和畿內諸縣賦稅屢免垂白之老不識公
吏熙熙陶陶咸樂太平之世吁亦盛矣

蠲免

災傷免差稅

民者國之本賦者民之力我國家常以薄稅歛寬督
責思與民同樂乎雍熙故于耕也勸其惰勞其勤惟
恐民之不足或有災沴詔書迭下除其賦稅以優民
力俾無流移之患曰徯有年皆吾皇之賜也

賑貸

京師賑糶
糧紅帖糧

京師乃天下之都會人物繁輳逐末者多仰給海運
糧至元二十二年兩城設鋪分遣官吏下其市直賑
糶歲以為常間為豪強嗜利之徒巧取弗能周及貧
民大德五年省臣奏旨令有司取會兩城貧乏戶口
之數置立半印號簿文帖各書其姓名口數逐月對
帖以給之其視賑糶之價三分常減去其一名曰紅
帖糧遂與賑糶竝行焉

賑貸

各處災傷賑濟

元文類卷之四十一
周禮救荒之政十有二凶荒凶札皆有蓄積以備不虞漢高就食之令文帝發倉之政亦其次也我國家每下詔必以鰥寡孤獨不能自存爲念特加優卹官爲察贍或不幸而遇水旱蟲螟之災卽遣使存問安撫戒飭官吏廩粟庫幣不吝其出凡在民者閉糴者罪出粟者官視之如赤子惟恐有凍餒焉斯民何其幸也

元文類卷之四十

元文類卷之四十一

元

趙郡蘇天爵伯脩父編次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雜著

禮典總序

於皇有元應天順人功成治定迺稽古經國施和萬民惟帝中興禮樂大備粲然成方垂則後世夫制禮自邇覃遠由親暨疏朝覲會同以正大位以統百官以馭天下錫賚燕饗以睦宗戚以親大臣以裸賓客

天下既定弗敢怠寧故行幸以時君臨萬邦在器與
名故通信以瑞節辨等以輿服定律作樂治歷明時
何以守成求聞帝王之訓以崇德何以新民率循聖
賢之學以設教勵學以經行而賓興其賢能廣聽於
芻蕘以通徹其壅蔽討論潤色藝文修矣厚往薄來
遠人柔矣天道弗遠示君以事故度德以應禎祥修
已以弭災變而人道備矣是以道合于天德涵乎地
仁義孚于民然後可以享上帝事祖宗通乎上下之
祀而無愧生榮死哀極乎幽明之變秘科內典悉其

祀禱之方而鬼神之情見矣考諸行事厥有成績作
禮典上中下篇一曰朝會二曰燕饗三曰行幸四曰
符寶五曰輿服六曰樂七曰歷八曰進講九曰御書
十曰學校十有一曰藝文十有二曰貢舉十有三曰
舉遺逸十有四曰求言十有五曰進書十有六曰遣
使十有七曰朝貢十有八曰瑞異爲禮典上篇一曰
郊祀二曰宗廟三曰社稷四曰岳鎮海瀆五曰三皇
六曰先農七曰宣聖廟八曰諸神祀典九曰功臣祀
廟十曰謚十有一曰賜碑十有二曰旌表爲禮典中

釋道入禮典元
時風尚如此

篇一曰釋二曰道爲禮典下篇蓋國家典禮朝會以
尊君治人之道也郊廟以禮祀事神之道也佛氏爲
教超乎神人之表所以輯福于國家民庶者也故各
爲一篇之首

朝會

國朝凡大朝會后妃宗王親戚大臣將帥百執事及
四方朝附者咸在朝會之信執禮之恭誥教之嚴詞
令之美車馬服用之別牲齊歌樂之辨寬而有制和
而有容貴有所尚賤無不逮固已極盛大於當時矣
世祖皇帝建國紀元始命議禮考文思兼古帝王之
事粲然成一代典章以垂無窮焉

燕饗

國有朝會慶典宗王大臣來朝歲時行幸皆有燕饗
之禮親踈定位貴賤殊列其禮樂之盛恩澤之普法
令之嚴有以見祖宗之意深遠矣與燕之服衣冠同
制謂之質孫必上賜而後服焉

行幸

皇朝建國之初四征不庭靡暇安處世祖皇帝定兩

都以受朝貢備萬乘以息勤勞次舍有恒處車廬有恒治春秋有恒時遊畋有度燕享有節有司以時供具而法寓焉此安不忘危貽子孫萬世之法者也故列聖至于今率修而行之

符寶

古者合信於天下皆用玉焉至秦得和民璧刻爲皇帝璽後有天下者傳之爲寶或不得則倣而作之噫天命有德何有於秦璽哉我朝懲歷代之謬雖得秦刻及前世之器皆藏而弗用爰製大寶質兼金玉之

貴文列古今之宜以成一代之制度典瑞掌之爰述其目凡軍符驛券諸侯王百司印章附焉

輿服

聖朝輿服之制適宜便事及盡收四方諸國也聽因其俗之舊又擇其善者而通用之世祖皇帝立國建元有朝廷之盛百官之富宗廟之美考古昔之制而製服焉如冕舄之制祭祀則用之旂常之章朝會則用之至英宗皇帝始置鹵簿於是乎儀衛兼備矣

樂

元文類 卷四十一 四
樂也者聲文之著者也。國家樂歌雄偉宏大，足以見興王之盛焉。郊社宗廟孔子之廟先農之壇，用古樂朝會燕饗，用讌樂。於是古今之音備矣。

歷

欽天授特帝典先焉。我世祖皇帝混一區夏，首徵名儒作授時歷，爲仰儀簡儀及諸儀表，創物之智有古人未及爲者。於是測景之所東極句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厓北盡鐵勒，凡二十有七，是亦古所未備者也。其爲法多采唐一行之議，主於隨時考驗以與天合。

則無前代沿襲傳會之弊，此亦古所未能用者也。豈非真元會合宇宙一初之徵歟？昔在太宗皇帝時，中書耶律楚材嘗爲庚午元歷，足以見國初彌綸天地之事者已如此。今西域亦有歷官，國家參用之。

進講

國初嘗求儒者於兵間，已有問道考治之意。世祖之在潛藩也，盡收亡金諸儒學士，及一時豪傑知經術者，而顧問焉。論定大業，厥有成憲。在位三十餘年，凡大政令大謀議，諸儒老人得以經術進言者，可考而

元文類 卷四十一 五 何待堂
知也。歷朝因之。至我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
帝。始開奎章閣。陳祖宗之遺訓。考經史之格言。以養
德性。以成事功。而文治大興矣。

御書

日月之縣象。雲漢之爲章。星辰之經緯。皆天之文也。
及夫河出圖。洛出書。則有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
情。豈非造化之緼。至是而著明歟。天子言而爲訓。誥
誓命行而爲禮樂典章。何往而非文也。至於萬幾之
暇。親御翰墨。則刻之琬琰。焜燿來世。亦猶天之所爲。

其惟圖書乎。我國家自世祖皇帝。爰擇名儒以傳東
宮。是故裕宗皇帝之在春坊。嘗有日習倣書藏之東
觀。以示子孫。迨夫仁宗皇帝。英宗皇帝。時有宸翰。寵
賜羣臣。傳至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則辭
意之粹。書法之聖。度越前代帝王矣。猗歟盛哉。

學校

古之有國家者。設庠序學校。以教其民。申孝弟之義。
導仁義之方。所以扶植三綱五常之道也。故自王宮
國都。至于閭巷。莫不有學。秦漢以降。率是而行之。則

治違是而察之則否明效大驗不可誣也我朝自太宗皇帝投戈講藝建學于燕四方諸侯相繼興學迨夫世祖皇帝之在潛邸也故金進士元好問啓請爲儒教大宗師作其卽位以道建極文軌混同內設胄監外設提舉官以領郡縣學校之事於是遐陬絕漠先王聲教之所未暨者皆有學焉至元八年頒行國字又設蒙古字學視儒學而加重自時厥後書院精舍月益歲增及夫大司農之立則一鄉一社皆有學矣列聖相承百年之間幅員萬里黌舍相望何其盛

也而我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又設置授經郎于奎章閣之下以教近臣貴戚子弟之幼者敦學自貴近始天下有不感化者乎外是醫藥卜筮之流亦皆有肆習之所則名一藝者咸精其能矣若稽周官鄉大夫之教屬地官大司樂之教屬春官今國都郡邑之學載禮典鄉社之學則賦典具存云

藝文

我國家文學之盛上古聖賢以來諸儒經傳之學史官載之書其主典之官則有翰林國史集賢等院祕

書國子等監而律歷陰陽醫卜之事竺乾之教老莊之說又各有其人焉民間之書尚多也自我朝之所作者製國字以通語言文字於萬方述國制以示禮樂刑政於天下至若奎章之建閣斷自宸衷緝熙聖學表章斯文所謂唐虞之際於斯爲盛矣夫

貢舉

以科目取賢能之士歷周漢至于唐以來其目多矣我太宗皇帝旣取中原卽行試選取士之法至元中嘗議行進士科歷大德至大皆有議而未及行仁宗若進士科之有定額也而亦附見焉

舉遺逸

國家取人之途多矣其有爲有能之士或不肯自售朝廷以禮徵聘而起之高爵厚祿以待之是以貪夫廉薄夫敦鄙夫寬懦夫有立志者用此道也以遺逸舉者百餘年間尚多有之而簡牘殊不備書有徵者以啓其端

求言

昔者芻蕘之言聖人擇焉我國家來言者以達下情
 言苟不當亦不加罪著在令甲其內外臣僚章疏語
 在治典中禮曹職掌封事甚衆朝廷數使治擇而采
 用之俟其成編則取而載之此

進書

工執藝事各進其技因以得官者蓋有之矣能文之
 士以其所作來獻朝廷許之噫道成而上藝成而下
 君子亦兼取焉

遣使

昔我國家之臨萬方也未來朝者遣使喻而服之不
 服則從而征伐之事在政典此記使事而已天下既
 定郡縣既立有所詢問考察則遣使致命遐遠則遣
 使皆事已而罷彙有司之存牘為此篇

朝貢 甄典 上 卷八十八 八

我國家幅員之廣極天地覆燾自唐虞三代聲教威
 力所不能被者莫不執玉貢琛以修臣職於是設官
 治館以待之梯山航海殊服異狀不可勝紀案牘不
 具不得備書立此篇以俟考補

伐之 倒 翠名 刻 誤

翠名 刻 得 誤 德

古人有灾異則謹書之所以儆天戒而思患豫防也
而祥瑞或缺不書者恐善佞者之生侈心焉今災祥
並置以考休咎之徵故簡牘有存者悉書之
禮記 禮典上篇凡十有八目

惟天子得祭天古之制也我國家建大號以臨天下
自有拜天之禮衣冠尚質祭品尚純帝后親之宗戚
助祭率其世職非此族也不得與焉報本反始出於

自然而非強為之制者也有司簡牘可知者憲宗皇
帝始拜天於日月山既而又用孔子孫元措言祭昊
天后土始大合樂世祖皇帝至於今制度彌文而國
家之舊禮初不廢也

古者宗廟凡陳置於殿屋之北宗廟

國初祭享之禮祖宗自有成法世祖皇帝中純元年
秋七月祀祖宗于中書省三年因建太廟于燕京四
年冬十有一月有事于太廟至元十七年新作太廟于

大都更定室次歲有恒祀武宗皇帝始親享英宗皇

帝更作新廟始製鹵簿御衮冕行裸獻今上中興先見廟而後卽位親祀之禮史不絕書宜乎克戡大難身致隆平規模宏遠矣

社稷

古者有人民則置社稷至元二十九年始用御史中丞崔彥言以明年正月營社稷於和義門內少南以春秋仲月上戊致祀牲牢器幣三獻之禮八成之樂亞於郊廟之隆矣郡縣之祀風雨雷師皆附見焉

嶽鎮海瀆

古者有事於方岳天子親之其在諸侯封內者則諸侯亦各得祀之秦漢之後嶽鎮海瀆全歸職方氏之時蓋鮮我國家混一名山大川咸在封域之內自世祖皇帝累降明詔以次加封歲時遣使禮焉

三皇

三皇配天立極有國家者載諸祀典禮亦宜之我國家通祀於天下祭儀畧倣孔子之廟歲以春秋之季行事而以醫者主之

先農

國家既得中原始立勸農司又置大司農專領耕桑之事歲有祈報於先農則其官主之請于天子而行事焉

宣聖廟

有國家者通祀仲尼於天下其來尚矣我國家定中國廟祀如故而學隸焉舟車所至凡置郡縣之地無小大莫不皆有廟學其重者京師有國學之建東魯有關里之祠至於褒封聖門之重崇撫儒者之勤尤爲盛大矣

諸神祀異

神明之祀必因山川之形氣或有功德於人民可以禦災患可以立名教者則載之祀典非禮之禮不淫則諂在王政所宜禁者矣

功臣祠廟

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則有廟以祭其祖考功臣之立廟雖諸葛武侯之於蜀漢猶有所不許焉後世宗法不行諸侯大夫之家無廟以祭幾於忘其先矣我國家一二大勲勞之臣賜之廟而使之祭皆異數

云
謚以易名所以定論平生也而羣臣之謚善惡具在
今善者多得謚而惡者無與立謚焉

賜碑

昔之有大勲勞於國家者勒之鼎彝以勸臣庶以示
其子孫後世伐石紀功以文其出自上旨者皆異恩
也其事具天官臣事茲著其目焉

旌表

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孰
無秉彝好德之心哉有國家者立爲法制使愚不肖
者有所觀感庶乎企而及之勉強以從之故有忠臣
孝子義夫節婦之目以風示天下我朝教育之久有
司上于禮部者無虛日旌異之書幾徧海內可不謂
之盛治哉

右禮典中篇凡十有二目

釋

佛氏之學其言以涵弘廣大爲宗我國家思以至仁

大慈覆燾萬物利益羣有是以崇尚其教而敬禮之日盛月益大抵爲宗社生靈計也其事攷而得之者悉載於篇以冠禮典丙卷之首

道

道家者流以清淨爲宗禴禳崇醮其末也太祖初有全真丘處機者亦勸上以好生止殺之事中原之人至今稱道之此道之一門也其他如正一大道之類皆有所因起其事有關於朝廷者則錄之

右禮典下篇凡二目

政典總序

天生五材兵能撥亂軒轅之與其戰七十征頑伐鬼代不絕書惟我國家光受貞符二祖三宗經營大業天戈攸及無遠不庭成廟以來敷文享成邊垂乂安間有小警德明德威尋致^收寧若創與守度越前古編之簡冊焜耀無極是作政典其類二十其帙百二十三

凡天下事其統有宗貫鑑挈裘以索以領作目錄一卷天造草昧西東梗阻式渙其羣以一萬有作征伐

觀西元刻同據史記
當作類漢書
曹參傳作講

第一末盜遐夷潢池倔強蝨蚤奚校道兼畏懷作招
捕第二籍各編伍憲度以申踐更調發觀若畫一作
軍制第三刁斗靈姑干戚斧鉞橐兜函矢皆軍之用
作軍器第四作息進退齊之實難乃立之師示以成
式作教習第五器久益弊習久益忘俾陳在列視其
臧否作整點第六有能勤事以死樹功高爵厚祿用
錫其成作軍賞第七怠惰亡命賊事敗衆待爾以何
刁鋸鞭扑作責罰第八周廬徼巡前後左右居重馭
輕以臨天下作宿衛第九大君之心天下一家思保

億兆皆如王宮作屯戍第十勞則思善興建是役且
寬三農俾專南畝作功役第十一爾病我藥我振爾
乏沐浴膏澤歌詠勤苦作存恤第十二有看來叢脞紛
瑣無歸取不可門棄之弗備作兵雜錄第十三屯田
軍食馬牧軍資獵以合圍斯寓軍政驛郵騶邏皆有
卒名非兵而兵故悉附見作馬政第十四屯田第十
五驛傳第十六弓手第十七急遞第十八祇從第十
九鷹房捕獵第二十終焉

征伐

平宋

國家既踏金遂與宋鄰歲有疆場場兩之刻之事天啓列聖方

事開拓宋德日衰權姦擅命土隳人貳曾不知警迨

世祖卽祚拘我好使郝結我叛臣李天子震怒是以

有襄陽之役文煥送款煥呂文亡徵具矣而直我神聖

與王之運驅豪傑攬羣策颺逐霆訇三道鼓行十一

年七月左丞相伯顏奉詔南征九月一日伯顏與與史

天澤命帥襄陽分軍為三道伯顏引大軍水陸趨趨郢

州招討使翟某以兵一萬由西路老鴉山趨荆荆前茅

南府峻都以兵一萬由東路棗陽掠司空山山前茅

破竹中堅握機於是斲沙陽新城十月二十二日大

黑楊總管招降城上不肯與之語復使一俘持黃榜

及檄文且傳郢州都統趙文義首入城招之其守將

串樓王總管者斬浮焚黃榜其部官傳益乘一舟引

軍十七人來降續又降軍船七艘王總管斬益軍之

欲降而未及者日暮我軍立砲二十三日參政呂文

煥至城下諭之使降弓弩亂發乃水陸並進軍中有

李國用者能祭風風大作砲手張元帥等順風掣金

汁火砲入城燒屋舍煙焰燎天城遂破生擒串樓王

速烈

俘

垣 兩刻

人招於城下邊都統不言但以火砲石砲弓弩箭鏖
 俱發於是水陸並進丘砲發弩豎雲梯登城攻破邊
 都統自焚死串樓 鏖陽羅 十一月廿三日大軍至蔡
 王等四人亦併誅 遣總管劉深千戶馬福觀沙湖水勢令諸將皆趨漢
 口諸將曰漢口水急且有備不若由淪河轉取沙武
 口以入大江伯顏遣覘沙武口宋將夏貴堅守其勢
 難犯伯顏乃圍漢陽軍陽言取漢口渡江貴果出精
 兵數千援漢陽併力守禦伯顏遣萬戶阿刺罕率騎
 兵倍道趨沙武口襲振之十二月九日大軍自漢口
 開堤引船入淪河轉沙武口達於大江十日伯顏以
 戰艦萬計相踵而至先令數千艘泊於江岸北屯布
 蒙古漢軍旌旗彌望宋人奪氣夏貴率漢鄂舟師彌
 亘三十餘里迎敵至夜貴潛發兵犯我師軍船總管
 張當戰卻之是日令諸將進攻具進陽羅堡十一日
 詰旦遣人宣布朝廷威德招諭陽羅將士弗聽十二
 日又遣人數陳禍福宋將士曰我輩受大宋重恩戮
 力死報此其時也安有叛逆歸降之理備吾甲兵決

翠岩本作而西湖本
作西

翠岩本作急西湖本
漫志

之今日伯顏遂指揮諸將進攻不克十三日復攻陽
 羅堡伯顏密謀於阿木曰宋人之心謂我必拔此堡
 方能渡江此堡堅攻之徒勞苦今夜汝以鐵騎三千
 死舟沂視上流陣必不堅當為擣虛之計以來日絕
 早渡襲南岸苟得過速遣人報我阿木亦曰攻城乃
 下策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同隙擣
 虛可以得志遂以昏時遡流二十餘里泊青山是夜
 雪大作夜半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率部曲徑渡載
 馬後隨宋將程鵬飛拒戰江中阿木橫身盪決蹀血
 中流禽都統高邦顯房某死者無筭得船千餘艘阿
 木登沙洲急擊攀岸沙鬪開而復合者幾四敵小卻
 萬戶史弼鼓勇而戰遂得南岸諸將出馬苦鬪破之
 追殺至鄂南門宋人敗走十四日黎明阿木遣報依
 命而往已過江矣伯顏大喜指揮諸將進攻陽羅堡
 又舟師直衝敵船大戰江中我軍盡進攻之宋軍大
 潰數十萬眾死傷幾盡流尸蔽江而下夏貴僅能脫
 命乘舟走至白虎山抵暮方止諸將以貴大將不可
 使逸請追之伯顏曰陽羅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

而貴走代吾使不必追是夜宋置制使朱禩
孫舍鄂州而遁既而沿江諸郡邑皆來降
道蕪湖十二年二月九日伯顏兵入池州宋平章賈
建都督府以戰艦五千餘艘屯丁家洲遣袁克巳宋
京等奉國書求成請稱臣歲貢伯顏遣千戶囊加解
與克巳同往答書如君臣相率納土即當奏聞不然
備尔甲兵以决勝負囊加解回言似道不肯降十六
日次于丁家洲兩軍相拒數里十八日進戰伯顏曰
衆寡不敵宜以計勝即令軍中作大棧數十採薪芻
置其上陽言欲焚其舟宋人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
懈伯顏乃分兵夾江步趨然後麾戰艦合勢衝宋軍
阿木與其前鋒泰州觀察使孫虎臣對陣夏貴以戰
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時我已令諸
將順江勢兩岸樹礮擊其中堅南軍陣動伯顏趨我
船急進阿木即手舵衝船雷鼓大震聲動天地我師
掠彼舟大呼曰宋人敗矣似道倉皇失措舳艫簸蕩
乍分乍合阿木以小旗麾將校率輕銳橫擊深入宋

阿元刻誤印

軍大潰即回棹走伯顏以步騎夾岸擄之追奔百五
十里殺溺死者蔽江而下水爲之赤獲戰艦二百艘
及都督府印軍資器械無算似道走揚州貴走廬州
虎臣走泰州軍次當塗和州太平建康相繼欵附於
我

走張世傑焦山

七月一日張世傑等率水軍操戰
艦曰黃鵠白鷄萬餘艘屯焦山南

北每十船爲一舫沉鉄碇於江非有號令不得擅自
起碇蓋示以必死也時宋將劉師勇據常州誘浙右
新附諸城復叛與世傑虎臣輩相合咸欲致死於我
二日阿木登石公山望之舳艫連接旌旗蔽江阿木
曰可燒而敗之委命伉健善鼓者千人載以巨艦分
兩翼來射阿木居中合擊繼以火矢灼其蓬檣窘無
所出董文炳亦以軍直扣焦山之麓交戰自寅至午
宋人力不能支遂潰欲遁又卒不能起碇士卒投江
者數萬世傑等鼠竄不知所往追至圖山得船
七百餘艘俘敗兵萬餘自是淮東兵不敢出
毗陵十一月十六日伯顏軍至常州先是常帥聞師
勇舉衆附既而陰結外援據城以叛伯顏至不

西湖本多漫漶

圖 翠山別

單若 刻無問字西湖 李不辨以字數核之 當有字

忍加兵乃射書城中曉以禍福許其自新至再三終不從十七日又令諸掾史書諭文射入城中曰常州我大元已附之城爾眾復來據之大丞相領兵臨城西面攻擊勢易摧枯耳然念我主上好生惡殺務以招徠為先連日遣人告諭未見聽從爾之士民勿以歸降復叛為疑爾之將士勿以拒敵我師為懼約以來日如能出城歸附以保生靈前罪一無所問不妄戮一人仍依沿江已附州城一例遷加爵賞四民各令安業若更執迷堅拒城破之日枕尸流血老幼無遺宜速審思無貽後悔又不聽伯顏乃親督帳前軍數千臨於南城又多建火炮弓弩等日夜攻之不息十八日諸軍奮勇爭先登木城即豎紅幟於城上四面並進宋兵大潰

五戰而宋不國矣是昺亡命假息
閩廣 十三年正月十九日大軍至臨安北五十里陳昺益王昺遁去宋主尋歸命五月一日日文天祥宜中世傑等立昺於福州收集潰兵大假閩人爵賞於是

碩 兩元刻
西湖本作司

圍 翠若

招 兩元刻

閩中亦變為昺用昺發兵五萬取邵武諸城六月命彭都統征廣州李恒救邵武至建昌民心少安又被吳浚兵于南豐九月江西兵與東省阿刺罕董文炳會征昺招討也昺的迷失會東省兵于福州右副元帥呂師夔左副元帥張榮實將兵赴梅嶺與昺兵遇敗之昺遁海外福州安撫使達魯花赤馬良佐遣人於福泉等處密探得殘宋建都廣州改咸熙元年又聞舟師至港口為廣州官軍殺退回在海內有一山名秀山又名武空山山上民萬餘家有一巨富都是買此人宅宇作殿闕屯駐其兵病死者甚多十一月十五日千戶教化孫獲南人言宜中奔廣州十二月九日塔出闡廣州宜中遁十二日宋將張鎮孫以廣州降宜中尋與昺昺世傑劉義等走香山十八日塔出會哈刺解言峻都遣人持書諭世傑昺等驚潰不知所之塔出復遣哈刺解與宜撫梁雄飛花討王天祿將兵追襲之與世傑軍遇於香山奪戰艦符印俘其將吏李成等詰問之茂對世傑攻泉州宜中眾尚數千人

船八百艘比至虎頭山中流為風壞船泉溺死宜中以身免二十三日沿海經畧使行征南左副都元帥府兵追是昂世傑等至廣州七州洋及之戰海洋中奪船二百艘獲是母舅俞如珪等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是將王用來降言是已死世傑等立昂改元祥興士卒止萬人而桐洲無糧儲聞瓊州守臣欲給糧二萬石海道灘水淺急難於轉運止有杏磊浦可通舟楫宜急以兵守之雷州總管忙兀解等得其說即命諸將進軍崖山拉傾六月二十七日江東道宣慰為戰守之計使張弘範拜蒙古漢軍都元帥江西南省參政李恒為副都元帥征昂等閏十一月十四日恒入廣州待弘範降卒戴寶言益王死硃州廣州屯新會縣之崖山縛草架木為宮殿凡千餘楹有船七百艘軍士尚眾由海道渡兩晝夜可抵其聽舍舟莫能往也十六年正月二日弘範發潮陽港徑往崖州十四日弘範至崖山圍世傑軍十六日李恒聞弘範已赴海道即率麾下戰艦一百二十艘入海二十二日恒會弘範于崖山初弘範至甲子門獲昂

斤候劉青顧凱知昂棲于崖山之西山南北亘二百餘里東南枕海西北皆港弘範至山北水淺不通乃由山東而南又西與昂遇昂建宮山麓棊結巨艦千餘艘下碇海中中艦而外舳大索貫之為柵以自固四圍樓櫓如城弘範潛舟載騎兵登麓焚其宮昂以鬪艦號快船者樵汲弘範命樂總管由寨斷其汲路恒以拔都船當之昂遣兵爭之皆敗去自是樵牧日梗弘範又命樂總管自寨以砲擊昂艦艦堅不動有烏蜚船千艘救昂艦于北弘範笑曰此徒取死耳夜擇小舟由港西潛列烏蜚船北徹其兩岸且以戰艦衝之烏蜚船皆並海民素不知戰昂又不敢援進退無據攻殺靡遺弘範因取烏蜚載草灌油乘風縱火欲焚昂艦昂預以泥塗艦懸水筒無數火船至鈎而沃之竟莫能燬昂將周文英日挑戰十餘次皆為弘範所敗弘範以張世傑其父柔之故卒成祀時有罪逃宋索其甥韓某署萬戶府經歷三遣諭禍福世傑歷數古忠臣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為主死不移也韓迫之世傑笑曰果欲我降撤汝圍兵使吾出諸將

彼

效
兩元刻

灼

昇
西元刻同題當
作早

雨

請以砲攻之弘範曰砲攻敵必浮海散去吾分追非
 所利不如以計聚留而與戰也且上戒吾屬必誅滅
 此今使之遁何以復命恒亦謂弘範曰我軍雖圍賊
 賊船正當海港日逐潮水上宜急攻之不然被薪
 水既絕自矜力屈恐乘風潮之勢遁去徒費軍力不
 能成功也遂畫圖定議與敵船相直對攻二月五日
 夜弘範召諸將三誓之發碇與昂相對六日平旦弘
 範分諸將為四軍恒當昂北及西北角樓諸將分居
 昂南及西弘範將其一居西南去昂里許令曰敵東
 附山潮退必南遁南軍急攻勿失之西北軍期吾樂
 作乃戰又令曰敵西南艦可受危聞其將左大守之
 必驍勇也吾其自攻諸將謂元帥不宜自輕某等當
 効力弘範曰帥當先其難者頃之有黑氣出山西微
 雨滿天弘範曰吉兆也潮退水南寫恒從北面順流
 衝擊突入其陣恒令諸軍船尾命施師轉船逆行徑
 擣其柵我軍憑高瞰敵勇氣百倍登其船斷其索短
 兵接戰彼以江淮勁卒各殊死鬪矢石蔽空至巳時
 奪三船恒率拔都軍復語快船戰至日午潮水長北

流南面軍復順水勢進攻世傑腹背受敵以火砲禦
 南面軍預濡剝覆艦砲盡不能均寸尺然戰不利弘
 範益其卒始奪一艦弘範所乘艦布障四匝伏盾作
 樂敵疑宴而懈弘範以已艦昇於敵且出入艱乃回
 艦尾抵左大左大射矢集布障桅索如蝟弘範度其
 矢盡撤障去盾兵矢火石俱發奪左大艦又與夏御
 史戰奪七艘敵懾衄去自投水諸將合勢乘亂皆殊
 死混戰自已至申聲震天海斬獲幾盡昂端明殿學
 士陸秀夫先沉妻子於水登昂船曰官家事危矣柰
 何遂抱昂俱死于水時弘範操小舟請恒議事世傑
 等乘間開南壁率十六艦奪港門遁去恒與弘範等
 追至崖山口值天晚風雨驟至煙霧四塞諸將各相
 失弘範還恒獨進追之承宣使翟國秀等解甲就降
 焚溺之餘尚得海艦八百餘艘七日浮水之屍十餘
 萬有卒求物屍間言見一屍小而替衣黃衣負印籤
 云詔書之寶取寶獻弘範弘範問宋人尹都統曰昂
 也又問近侍數人皆以為然求之已不得矣世傑奔
 交趾至海陵港遇風艦敗溺死弘範等磨崖山紀功

而還恒追至高州得獲曷尸報遂回蘗芽斯絕惟太祖皇帝以來西夏回紇高昌六詔交州三韓以及中原悉爲臣庶獨宋未下我世皇遂能一六合車書混光嶽之氣以上接百王之統嗚呼盛哉若神謀睿算獨運於萬物之表者有不可得而知將相之方畧士卒之拳勇取舍之機會降下之次第則悉著篇中

高麗

太祖皇帝之十三年天兵至高麗其王降通使歲貢十九年盜殺使者遂絕不來太宗三年討之王暎又

降置京府縣達魯花赤七十二監之而班師明年盡殺朝廷所置官以叛保海島遣帥問罪帥中傷死軍回七年八年九年連以兵拔其城甚多十年暎遣人奉表詔徵暎以母喪辭詔朝明年終不至定宗之二年憲宗之三年至七年伐不已世祖中統元年王僎歸欵且言出水就陸詔罷征二年世子植朝至元元年八月植以王朝京師六年其令公林衍廢植立安慶公曰溍者遣國王頭輦哥以兵撫定詔植復位偕溍衍入朝植受詔得還爲王且來覲溍衍不至七年

討衍師壓境衍已前死國人滅其族因又設官監其國無何植之族承化公以三別抄叛又遣將破斬之餘黨金通精走耽羅尋亦禽誅植始歸其王京者居焉是後王來世子入侍寵錫便蕃至尚主為王官賜功臣號至于今渥澤益以加列聖之涵濡煦嫗者至矣匪頒貢語在禮典茲第書軍旅之事而附以耽羅焉太祖十三年天兵討契丹叛人至高麗國人洪大宣降為鄉導共攻其國其王迎王師降自後歲貢交通使命往來不絕十九年著古與往使中途為賊所害後積年絕不相通太宗三年遣元帥撒里塔火里赤等討之王暉降置京府縣七十二達魯花赤而班師四年六月殺達魯花赤而判保海島八月又遣撒

三元刻作二疑三為是西胡本作三

里塔討之中流矢軍回七年唐古福源征之七八九三年連拔城池十年暉遣將軍金寶鼎奉表入朝十一年五月詔暉入朝辭以母喪詔朝明年定宗二年命阿母侃與福源同討憲宗三年命宗王耶虎征之拔禾山城等四年改命扎刺解征王六七年連拔光州安城等世祖中統元年四月詔王俱歸欵冊為王請出水就陸班師罷征二年世子植入朝三年王植至元元年八月植朝九月頒改元詔于其國六年八月世子懋言權臣廢其父立安慶公涓為王詔遣幹脫思不花李訥詳問九月蒙哥都征之十月差國王頭輦哥行省事撫定高麗仍詔植沿林衍入朝十一月二十二日植受詔復位十二月植入朝七年正月討林衍二月植還國設達魯花赤五月大軍次王京衍已前死六月承化公以三別抄軍叛據江華島劫焚府庫圖籍逃入海中行省令乃顏追擊之八年正月請尚主五月經畧使欣都史樞等攻破珍島斬承化公其黨金通精走耽羅六月世子懋入侍十年四月欣都洪茶丘拔耽羅禽金通精十一年五月公主

後

下降於懼復
名瞻又名距

日本

日本海國自至元大德間黑迪殷弘趙良弼杜世忠
 何文著王積翁釋如智寧一山與高麗之潘阜金有
 成輩數使其國惟積翁中道爲舟人所殺餘皆奉國
 書以達而竟不報聘至元十年忻都洪茶丘以二萬
 五千人征之第虜掠而歸十七年阿剌罕范文虎輩
 以十萬人征之未見敵喪全師二十年阿塔海復以
 十萬人往而昂吉兒上言民勞乞寢兵上亦謂日本

西元刻無馬字者
 作阜

未嘗相侵而交趾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遂罷征
 日本人竟不至國書始書大蒙古皇帝奉書日本國
 王繼稱大元皇帝致書日本國王末並云不宣白不
 臣之也辭懇懇欵欵自抑之意溢於簡冊雖孝文於
 尉陀不是過焉者阜還上以爲將命者不達黑迪被却
 上以爲典封疆者慎守固禦爲常此將吏之過良弼
 之往復謂不見報者豈以高麗林衍叛道梗故耶終
 不以旅拒名之忻都軍旣還其國遣商人持金來易
 錢亦聽之又詔勿困苦其商人柔遠之道至矣阿剌

罕之行上宣諭曰有一事朕憂之恐卿輩不和耳既而諸帥果以與尸取敗而上言將校不聽節制逃去載運士至合浦遣還鄉里及敗卒于閩者脫歸則言省臣先潰去棄軍五龍山下為日本所殲諸將之罪始暴著昂言吉兒之言曰語曰上下同欲者勝又曰兵以氣為主近歲民貧賦重薦水旱救死不暇復驅之涉海遠征莫不愁歎此非上下同欲也軍嘗挫衄東海倉皇喪氣人無鬪志非所謂以氣為主也成宗即祚或又建言伐之上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卒遣寧

一山附商船往使而已嗚呼世祖之文經武畧與知人之明謙光之度成宗之能持盈昂吉兒之讜言諸將之罪負日本之自絕照臨皆當使世有聞焉至元二年

元朝本世上有後字

命兵部侍郎黑廸禮部侍郎殷弘持國書往使日本書稱大蒙古皇帝奉書日本國王云云末云不宣白道高麗高麗王植言道險遠不可辱天使命其起居舍人潘阜持書往留六月不得要領而歸五年九月再命黑廸弘往至對馬島日本人拒不納交鬪執其塔二郎彌二郎二人而還六年命高麗金有成送還執者且俾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十二月又命秘書監趙良弼往使良弼乞定與其王相見之儀廷議與其國上下分未定與其國且無禮數上從之良弼至高麗路導引國使有捷徑順風半日可到但使臣則不敢伺往大軍進征則願為鄉導上曰如此則當

思之九年五月命高麗王楮致書日本諭使通好始遣
彌四郎者入朝上宴勞之既又逼使者徒歸竟不報聘
十年命鳳州經畧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以千
料舟技都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載士卒
二萬五千伐之十一年十月八其國敗之而我軍不整
箭又盡第虜掠四境而歸十二年遣禮部侍郎杜世忠
兵部侍郎何文著計議官風都魯丁往使書前言大元
皇帝致書于日本國王後言不宣白亦不來覲十四年
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十七年十月立日本行省
命阿刺罕為右丞相與左丞相范文虎及忻都茶丘等
率十萬人討之十八年二月諸將陛辭上曰有一事朕
憂之恐卿輩不和耳范文虎新降者也汝等必輕之入
月諸將未見敵喪全師以返上言至日本欲攻太宰府
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王國佐等不聽節制
逃去本省載餘軍至合浦散遣還鄉里未幾敗卒于閩
脫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
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坐去弃
士卒十餘萬于山下無食無王者三日眾議推張百戶

輦

往字兩元刻同疑衍

者為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欲
還七日日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二三萬虜去九日至八
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為唐人不殺而
奴之聞輦是也蓋行省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
久之聞與莫青吳萬五者逃還十萬之眾得返者此
三人也二十年命阿塔海為日本省丞相徹里帖木
兒右丞劉二拔都左丞陳某右丞鄭某參政往以十
萬人往淮西宣慰使昂吉見上言民勞乞寢兵二十
一年又以其俗尚佛遣王績翁者與普陀僧如智往
使舟中有一不願行者共謀殺績翁不果使而返二十
三年上曰日本未嘗相侵今交趾犯邊宜置日本專
事交趾成宗大德二年江浙省平章政事也速達耳
乞用兵日本上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大德三年遣
僧寧一山者加妙慈弘濟大師附商船往使日本而
日本入
竟不至

安南

安南以險遠為國自憲宗世祖時大將兀良哈解鎮南王脫歡凡兩以王師入其所居之城其餘疆場之事皆細微也然亦畧載之

憲宗二年世祖征大理發中道兀良哈解由西道晏

當路諸王抄合也只烈由東道白蠻進三年大理平四年世祖北還留兀良哈解攻諸夷未附者七年兵

次交趾北阿闐遣使往論不返又遣徹徹都等將兵進抵洮江兀良哈解繼進十二月十三日交人敗入

其國主陳勝竄海島出所遣使獄中屠其城留九日以熱班師還至三十七部鬼方復遣二使招勝勝還

國憤殘毀縛還二使八年勝傳國長子光昺光昺遣其婿以方物來見兀良哈解遣訥刺丁招光昺來朝

光昺訥欵中統元年禮部郎中孟甲克南論使持詔入安南光昺遣族人通使大夫奉公員外郎諸衛寄

班阮璨等諸闕獻書乞三年一貢從之至元三年頒改元詔賜曆日十四年光昺卒其世子日烜立累徵

入朝不至十八年十月立安南宣慰司以伯顏帖木兒為參知政事行宣慰使都元帥設僚屬有差詔立

陳遺愛為安南王二十年阿里海牙以書抵日烜俾助兵糧攻占城上命鎮南王道交趾伐占城二十一

年十月師次永州安南遣興道王率眾二萬屯衝要

以扼王師十二月敗之于可離隘又敗之于洞板隘殺其將秦岑至內旁隘敗其興道王遁走執其將大

僚班段台進至萬劫興道王又敗走官軍至富良江日烜親拒戰敗棄城走天長府師入其國別將右丞

唐兀解敗其太師昭明王雲肅王左天王等兵宗王咬哥敗其昭孝王于清化府斬之大軍追日烜于阿

魯江德剛江處處破之進至天長府日烜又敗走禽其建德侯陳仲追至膠海口不知日烜所在其族昭

國王艾義侯武道侯明智侯明誠侯彰懷侯彰憲侯義國侯等皆降唐兀解追日烜及其上皇至安邦海

口棄船走山林尋聞入清化府四月交兵大起其興道王攻萬戶劉世英于阿魯堡忠誠王攻千戶馬榮

于江口皆殺退既而水陸來攻大營城圍數匝雖多

元文類 卷四十一

西元刻作不

西海本作納

國 西元刻

死增兵轉眾官軍朝暮鏖戰困乏器械皆盡遂棄其
京城渡江屯駐尋班師至如月江日炬遣其懷文侯
來追殺之至冊江伏發官軍蹋斷浮橋多溺死七月
事聞樞密院請以兵五千期今年十月會潭州征之
二十三年正月議徵兵客省復大舉伐安南詔立其
族之來降者益稷為安南王秀峻為輔義公以奉陳
氏祀日炬上書東宮哀鳥求罷兵湖南宣慰司亦上
言民疲士卒多死傷詔散兵還各營罷征二十四年
令烏馬兒樊參政率兵水陸進征交趾尋亦罷三十
年以累徵不至議遣劉二拔都征之世祖上仙成宗
即作詔赦日燂罪

雲安

憲宗御極當癸丑之歲世祖以皇帝奉詔征西南氏
命兀良哈台為先驅期年還朝兀良哈台專征至五

西胡本作弟

年悉定凡得城五府八郡四蠻部三十七至元四年

冊宗室忽哥赤為雲南王遣就國鎮撫之自是裔夷

獷俗時起跳梁則皆郡縣其地之後之事故第入招

捕類中此不載憲宗三年世祖征西南夷由土蕃入

郎 四元列

此部涉金沙江攻下諸砦取龍首關世祖遂入大理
國城兀良哈台分兵取附都善聞烏蠻次羅部府大
酋高昇拒戰大破於淺可即山下昇嬰城自守城際
滇池三面皆水難攻圍七日使克國主段智興柔暗
權臣高祥方謀篡弒及大兵至智興走匿昆澤追及
善鄴獲之世祖入其城秋毫不犯尋引兵入土蕃酋
長唆火脫因塔里堅守兀良哈台進攻懼而出降用
為鄉導襲取白蠻譯曰察罕章蠻依山固守兀良哈
台令其子阿木殺蠻退走乘勝至烏蠻曰哈刺章攻
破水城四年春世祖還兀良哈台至烏蠻之都曰押

赤城依山阻水不可近鬼蠻輩復助之兀良哈台攻不下阿木攀城而入遂拔之又下乾德哥城圍不花合因國拔赤土哥塞又克忽闌城降羅羅斯阿伯阿魯諸國凡平五城八府四郡鳥白等三十七部蠻至元四年命忽赤哥為雲南王以鎮之

建都

建都古越雋也至元四年怯錦綿領兵招諭其人亦有願為內應者既而以無功坐誅九年親王也速台兒乞往征十一年蒙古台又往征元貞間立軍民總管府于其地然出師旅降下攻擊之詳簿書闕焉至元三年九月四川行院言建都欲降乞降詔招之四年九月怯錦乞領兵招建都從之十月下詔招諭五年

三月建都總管軍民大頭目入坐億智拍祖不作人遣急吉者來告乞官軍攻城我等殺國主効力至蕃頭目晚着亦願助糧六年六月怯綿無功亡士卒棄市九年正月親王也速台兒願領六千人往征之上從其請十一年命蒙古台領兵一萬一千五百征之元真二年五月丞相完澤奏立建都軍民總管府

緬

朝廷以至元十年始遣使招緬不至十四年春緬人犯邊偏將忽都土官信苴日輩大敗之十月行省遣納速刺下破其三百餘砦然皆方面疆場場之事二十年使詔宗王相吾達吾見往征破其江頭城二十二年乃議納款貢方物既其王為庶子不速速古里所囚

答兩元刻

綿兩元刻

大德二年其臣阿散哥也復擅廢立四年命宗王濶

濶雲南省平章政事薛超西元刻兒西元刻元忙兀都魯迷失等率

師問罪功不就而還臣作政見高麗有林衍承化公

金通精之亂今緬亦似之皆蕞爾國而婁有弗靖至

煩朝廷兵鎮撫可憐哉至元八年大理鄴闡等路宣

慰司遣乞台脫因等使緬招

其內附不得見其王見其臣下遣价博者皆來十年

以乞台脫因充禮部郎中與勘馬刺失理及工部郎

中劉源紅部員外郎小云失充國信使副特詔往諭

徵其子第大臣來朝十二年四月建寧路安撫使賀

天爵言金齒人阿郭知入緬三道一由大部馬一由

縹甸一由阿郭地俱會緬之江頭城又阿郭親戚阿

提犯在緬掌五甸戶各萬餘欲內附阿郭願先招阿

提犯及金齒之未降者為引導雲南省因言緬王無

降心去使不反必須征討聖旨姑緩之十一月雲南

省始報差人探伺國信消息蒲賊阻道今蒲人漸多

降者道稍通遣金齒千額總管阿禾探的國使以達

緬俱安十四年三子緬人以阿禾內附院之攻其地

欲立砦騰越永昌之間時大理路蒙古千戶忽都大

理路總管信苴日總把千戶脫羅羅孩奉命伐永昌

之西騰越蒲驃阿昌金齒之未降部旌駐南甸阿禾

告急忽都等晝夜行與緬軍遇一河邊其眾約四五

萬象八百馬萬疋我軍僅七百人緬人前乘馬次象

次步卒象被甲背負戰樓兩旁挾大竹筒置短槍數

十根於其中乘象者取以急刺忽都下令賊眾寡當

先衝河北軍親率二百八十一騎為一隊信苴日以

二百三十三騎傍河為一隊脫羅脫孩以一百八十

七人依山為一隊交戰良久賊敗走信苴日追之三

里抵寨門旋寧而退忽南面賊兵萬餘繞出我軍後

信苴日馳報忽都復烈為三陣進至河岸擊之又敗

走追破其十七砦逐北至窄山口轉戰三十餘里賊

及象馬自相蹂死者盈三拒溝日暮忽都中傷遂收

兵明日追之至千額不及而還捕虜甚衆中軍以一
帽或一兩靴一羶衣易一生口其脫者又為阿未阿
昌邀殺歸者無幾而官軍負傷者雖多惟一蒙古軍
獲一象不得其性被擊而斃餘無死者十月雲南遣
某道宣省慰使都元帥納速刺下率蒙古蠻犍摩此
軍三千八百人征緬至江頭深蹂酋首細安立砦之
所招降其木乃木要蒙帖木巨木秃磨欲等三百餘
砦土官曲臘折民四千孟磨愛呂民一千磨柰蒙
匡黑答八刺民二萬蒙古甸南祿保民一萬木都彈
秃民二百以天熱還師二十年十一月王師伐緬克
之先是詔宗王相吾答兒右承大卜叅知政事也罕
的斤將兵征緬二十年九月一日大軍發中慶十月
二十七日南至南甸大卜由羅必甸進軍十一月二日
相吾答兒命也罕的斤取道於阿昔江達鎮西阿禾
江造舟二百下流至江頭城斷緬人水路自將一軍
從驃甸徑抵其國十一日與大卜軍會十三日令諸
將分地攻取十九日破其江頭城擊殺萬餘人別令
都元帥袁世安以兵守其地積糧餉以給軍士遣使

西元刻無共字

持輿地圖奏上二十二年十一月緬王遣其鹽井大
官阿必立相至太公城欲來納款為孟乃甸白及頭
目解塞阻道不得行遣驛馬宅者持信搭一片來告
驛馬宅回江頭城招阿必立相赴省且報鎮西平緬
麗川等路宣慰司宣撫司差三摻持榜至江頭城付
阿必立相忙直下弄二人期以兩月領軍來江頭城
宣撫司率蒙右軍至驛甸相見議視事阿必立先乞
言於朝廷降旨許其悔過然後差大官赴關朝廷尋
鎮西平緬宣撫司達魯花赤兼招討使怯烈使其國
二十四年正月緬王為其庶子不速速古里所執囚
於昔里怯答刺之地又害嫡子三人與大官共木浪
而雲南王與諸王進征至蒲甘喪師七千餘始平定
歲貢方物大德元年緬王遣其子僧加八的來朝賜
王爵印封僧加八的為世子二年雲南省先遣管竹
思加使登籠國其國王遣其舅兀刺合兀都魯新合
二人從管竹思加赴關二月至蒲甘緬王帖滅的令

翠若木 西湖木

翠岩滅西湖成

兩刻皆作滅後同

翠岩三四湖二

翠岩巴西湖已

命四元刻亦詳今

可瓦力引軍登舟縛去兀刺合兀都魯新合劫掠貢物以去六月管竹思加至太公城緬人阿只不伽關等來言舊緬王帖滅的實行劫奪於爾今已去位鄒聶為王遣我輩召爾議遣人赴朝管竹思加至蒲甘鄒聶曰帖滅的引人百媳婦軍破我甘當散當只麻刺班羅等城又劫奪爾登籠國人物爾等回朝不知其故必加兵於我今帖滅的已廢持差大頭目密得力信者章者思力三人奉貢入朝又移文雲南省稱木連城土官阿散哥也皇帝命佩大牌子為官人初實無罪前緬王欲殺之聖旨令安治僧民前緬王却通叛人八百媳婦引兵來壞甘當散常只麻麻刺班羅四族百姓又劫奪登籠國貢物是故阿散哥也阿刺者僧吉藍僧哥速等廢前緬王令我為王行省以聞三年八月太公城總管細豆移文江頭站頭目逮的刺必塞馬加刺言阿散哥也兄弟三人領軍三萬謂答麻的徵緬王及其世子曰自歸大元之後使我多負勞費殺緬王以下世子妻妾父師臣僕百餘人雲南行省問其持文書來者我文哥言緬王就弑時

謂阿散哥也曰我祖以來不死於乃可投我水中或縊死遂縊之埋死所屋下七日風雨不止夢其國人曰吾理不得其地若焚尸棄骨於水則晴從之果然我文哥出十餘日又聞世子及逃下次子之母與父師臣僕與前此隨國信使留緬回回畏吾兒漢人百餘輩皆被害阿散哥也又逼淫新王之母是月緬王之子古馬刺加失入颶耽心者里及其師來奔陳辭於雲南省乞復讐大槩謂阿巴民叛緬王乞師朝廷伐定之叛人怒謂王求軍殺掠我為奴遂修城聚兵謀廢其王又僧可速左右及阿刺者僧吉藍從人相繼從叛者殺害密里都那加郎等族王謂其兄阿散哥也可勸汝兄弟勿爾對曰我說必聽不聽我親伐之王悉以其民付阿散哥也因此力眾遂生二心王執而囚之僧哥速等於不甘雨宿吉老亦之地築大城拒守水陸進兵來逼蒲甘王釋阿散哥也令百官乘象馬從阿散歌也出見僧哥速僧哥速奪象馬掠百官求錢物燒城池鎖王足置豕牢中分其妻妾王為皇帝奴冤苦如此望拯救雲南行省左丞忙兀

都魯迷失又上言緬王歸朝十一年矣未嘗違分今其臣阿散哥也兄弟三人以三罪加其身置父子縲繼又通新王之母據舊王之妻妾假三罪皆實亦當奏從朝廷區處乃敢擅禮廢立豈有此理今其子來求救且小甸叛人劫虜官民尚且赴救答麻刺的微尤為亂將致大患行省以聞已而又聞新主亦被弑阿散哥也篡立九月中書聞於上上曰忙兀都魯迷失之言是也速議奏行十月阿刺哥也犯邊攻阿真谷馬來城拒太公城二十里駐兵尋退四年正月召忙兀都魯迷失赴闕議兵事五月故緬王婿馬來城土官納速刺上言大德元年朝廷遣尚書教化迪伴送世子僧加入的還國國王集眾聽認惟阿刺者僧吉藍僧哥速不至二年二月二人與兵叛來駐蒲甘近境王亦整兵諭叛賊之兄阿刺哥也曰尔二弟不聽詔又敢為亂尔令退兵從命則已否則是尔同謀阿刺哥也諭之不從王遂囚阿刺哥也二人引兵逼城王遣納速刺等出戰納速刺敗被擒王令國中

閣

諸僧出謂二人曰丹徒苦百姓尔欲害我乎若無此心當釋尔兄復乃職否則明以告我阿散哥也及二弟皆曰王是我主豈有異心如不信請入大寺為重誓從之誓畢釋之賊退納速刺亦得歸至五月三人合兵攻蒲甘執及世子僧加入小的次子朝乞力朝昔囚於木連城凡十又一月三年四月十日阿刺哥也令弟阿難答速弑緬王并二子餘子康吉弄古馬刺加失巴遁去放世子於蒲甘而奪其妻又分擄王妻妾共立王孽弟鄒聶方十六歲誅不附已者十二月又攻破阿真國馬來兩城納速刺逃來正月十五日中書樞密奏征緬事忙兀都刺迷失請用六千人臣等謂緬與八百媳婦通好力大非一萬人不可奉旨所擬猶少可增為一萬二千人又奏忙兀都魯迷失乞與薛超兀兒劉都元帥德祿同事及求雲南土官高阿康從軍又請命親王濶濶監軍以振兵威皆從之上曰濶濶雖去勿令預事四年閏八月雲南平章政事薛超兀兒忙兀都魯迷失等發軍中慶期至大理西永昌騰衝會集十月人緬十二月五日至馬

是翠岩刻作一
西湖本堂一格

來城大會十五日。至阿散哥也。兄弟三人所守木連
三城相接。賊出戰。敗之。賊閉門拒守。忙兀都魯迷失
劉左丞據城東北。面薛超兀兒高阿康參政。據西面
正南無軍守之。賊日出戰。城內四面立三梢單梢砲
向外攻擊。官軍尋立排沙圍其城。五年正月。分軍破
其石山寨。又召白衣催糧軍二千助圍其城。南十九
日。城上發矢石。擣木殺官軍五百餘人。二月二日。阿
散哥也令十餘人呼曰。我非叛人。乃是皇帝良民。以
緬王作違理三事。我等收之。彼自飲藥而死。非我等
殺之。我等蒙古人無甚作惡。若許我投降。省官鑒之。
賊遂使人持金銀禮物出見省官。論賊三人親出。方
可。不然難信。若一年不出。我軍亦任一年。賊竟不肯
親出。二十七日。萬戶章吉察兒等狀陳天熱瘴發。軍
勞苦不還。實懼死傷。獲罪。若令我等任夏瘴。死不知
赴上前。就死。若明白有旨。孰敢不住。在法口傳聖旨。
勿行。我等今當迴軍。二十八日。分省官方議軍事。章
吉察兒等俱領軍起營。回二十九日。分省官亦回。三
月五日至阿占國城。追及章吉察兒等。忙兀都魯迷

失。移文稱大軍未成。豈可回軍。若爾等果不肯任。可
留一半軍。或三千當職。當任夏守。賊平。章薛超兀兒
劉左承高參政皆言。平章可任。我輩亦可任。我輩皆
願住夏。徧告軍官。俱令住夏。是日新王之母乘象追
及分省官。訴賊拘我於木連城。今始放出。若大軍五
日不迴。必出降。惜乎回旱。章吉察兒等宣言。病軍皆
已先行。我等明日亦去。無可議者。分省官命追回。先
行軍。皆言去已遠。何可及。次日將校皆回。分省官亦
由蒙來。路歸薛超兀兒。忙兀都魯迷失。上言。賊兵困
屈旦夕。出降。參政高阿康。士官察罕。不花。軍官章吉
察兒等。同稱軍多病。不可任。擬合回軍。下令留之。不
聽。恃親典兵。權引軍而回。彼既行矣。分省亦不能住。
又言。朝廷所立緬王。已送至其父舊所居城中。報賊
脅從者已少。皆從我矣。若可任。當遣人再報。若不可
住。我亦走出。又言。賊饋阿康酒食。阿康受之。疑是寶
貨。又軍回五程。阿康出銀三千兩。曰。此阿散哥也。賂
衆將校者。薛超兀兒等言。此銀爾實受之。我輩未嘗
知也。欲與諸將。爾自處之。蓋因阿康與察罕。不花等

伏誅
謀誤西胡
本作伏誅

預此行故功不成乞置對以懲後八月八日丞相完澤等奏奉旨遣河南平章政事二哥等赴雲南雜問之蓋自宗王濶濶平章政事薛超兀兒忙兀都魯迷失左丞劉德祿參知政事高阿康下至一二大將校幕官令史皆受賂賂瓜難已至兵中復縱之共為金八百餘兩銀二千二百餘兩遂不能號令偏裨阿康因與察罕不花謀令諸將抗言不能住夏擅回阿康察罕不花伏誅忙兀都魯迷失前死薛超兀兒劉德祿遇赦皆追奪宜物永不叙用忙兀都魯迷失子不得廢首溫軍事萬戶咬咬忽都不丁千戶脫脫木兒真決有差皆奪所居官籍其家產之半餘將校各以輕重被笞察罕不花者麗江路軍民宜撫使也

占城

占城初嘗奉表來降至元十九年以執國使與師問罪二十年正月破其木城洎大州其主孛魯由補刺

者吾遁走其勇寶脫禿花陽求降附以款我師陰為

戰計往返再三辭語支蔓總兵官唆都竟不之覺及

得曾延之報始疑信相半而已墮其術中幾陷偏師

嗚呼鄙夷亦多詐哉二十一年之征則以安南道阻

不果語在安南事中至元十五年左右丞唆都以宋平

因遣人至占城還言其王失里咱牙信合八刺麻哈迭瓦有內附意奏之詔降虎符

授榮祿大夫封占城郡王十六年十二月遣兵部侍郎教化迪總管孟慶元萬戶孫勝夫與唆都使占城

論其王入朝十七年二月占城國王保寶旦孛囉耶

叩南詔占把地羅耶遣使貢方物奉表降十九年十月征占城初朝廷以占城國主孛由補刺者吾曩歲遣使來廷稱臣內屬謂其誠服遂命左丞唆都等就其地立省以撫安之既而其子補的專國負固弗率

學若本字西胡本李

與字依兩元刻補

四元刻與總字當
在上

燒兩元刻

標槍兩元刻

翠岩
議
作議為是
西翻本作議
翠岩東四湖東

萬戶何子志千戶皇甫傑使暹國宣慰使尤永賢亞
 關等使馬八兒國舟經占城海道皆被執故征之上
 曰老王無罪逆令者乃其子與一蠻人耳苟獲此兩
 人百姓當依曹彬故事不戮一人十一月占城行省
 官率兵自廣州航海二十九日師次占城港口北
 連海旁有小港五通其國大州東南止山西旁木城
 官軍依海岸屯駐占城兵自三十日為始治木城四
 面約二十餘里起樓棚立回回三梢砲百餘座又木
 城西十里建行宮李魯補刺者吾親率大兵屯守應
 援行省遣都鎮撫李天祐總把賈甫招之士往終不
 服十二月十八日占城貼書刻期請戰二十年正月
 行省傳令軍中以十五日夜半發船攻城至期分遣
 瓊州安撫使陳中達總管劉金把栗全以兵二千六百
 人總由水路攻木城北面總把張斌日戶趙達以三
 百人攻東面沙鬚省官二千八分二道攻南面舟行
 至天明泊岸為風濤所碎者十七八賊開木城南門
 建旗鼓出萬餘人乘象者數十亦分三隊迎敵矢石
 交下自卯至午賊敗北官軍入木城復與東北二軍

百字條
之各改西
湖本誤

合擊之殺溺死者數千人守城供餉餽者數萬人悉
 潰散國主棄行宮殺倉廩殺永賢亞關等與其臣逃
 入山十七日整兵攻大州十九日國主使報答者來
 求降二十日兵至大州東南遣報答者回許其降免
 罪二十一日入大州尋又遣博思兀魯班者來言奉
 王命來降國王太子後當自來行省傳檄各之我師
 復駐城外二十三日遣其舅寶禿魯花等三十餘人
 奉國主信物雜布二百疋大銀三疋小銀五十七疋定
 碎銀一甕為贄歸款又獻金葉九節標鎗曰國主欲
 來病未能進先使持其槍來以見誠意長子補的期
 三日請見省官却其物病脫禿花曰不受是薄之也
 行省度不可却姑令收置聽候上聞二十九日寶脫
 禿花復令其主第四子利世麻八都八德刺第五子
 利世印德刺來見且言先有兵十萬故求戰今皆敗
 散聞敗兵言補的被傷已死國主頰中箭今小愈愧
 懼未能見也故先遣二子來議赴關進見之事來省官
 疑其非真子不之質聽其還諭國主早降且以問疾
 為辭遣千戶林子全總把李德望栗全偕往覘之三

十日二子在途先歸子全等入山兩程國主遣人來
 拒不果見寶脫禿花謂子全曰國主遷近不肯出降
 今反揚言欲殺我可歸告省官來則來不來我當執
 以徃見子全等回營是日又殺何子智皇甫傑等百
 餘人一月八日寶脫禿花又自言吾祖父伯叔前
 皆為國主至吾兄今字由補刺者吾殺而奪其位斬
 我左右二大指我實銜之願禽字由被刺者吾補德
 父子及太拔撒機兒以獻請給大元服色行省賜衣
 冠撫諭以行十三日居古城唐人曾延寺來言國主
 逃于大州西北鴉候山聚兵三千餘并招集他郡兵
 未至百日將與官軍交戰懼唐人泄其事將盡殺之
 延等覺而逃來十五日寶脫禿花偕宰相保孫達兒
 及撒及等五十來降行省官引曾延等見寶脫禿花
 誥之曰延等姦細人也請繫縲之國主軍皆潰散安
 敢復戰又言今未附州郡凡十二處每州遣一人招
 之舊州水路乞行省與陳安撫及寶脫禿花各遣一
 人乘舟招諭攻取陸路則乞行省官陳安撫與已往禽
 者國主補的及攻其城行省猶信其言調兵一千屯

半山塔遣子全德堅領軍百人與寶脫禿花同赴大
 州進討約有急則報半山軍子全等比至城西寶脫
 禿花背約間行自北門乘象遁入山官軍獲諜者曰
 國主實在鴉候山立砦聚兵約二萬餘遣使交趾真
 臘閩婆等國借兵及徵兵多龍舊州等軍未至十六
 日遣萬戶張顯等領兵赴國主所棲之境十九日顯
 木近水城二十里賊浚濠塹拒以大木我軍斬刈超
 距奮擊破其二千餘衆轉戰至木城下山林阻隘不
 能進賊旁出截歸路軍皆殊死戰遂得解還營行省
 遂整軍聚糧朔木城遣總管劉金千戶劉涓岳榮守
 禦三月六日唆都領軍回十五日江淮省所遣助唆
 都軍萬戶忽都虎等至占城唆都舊制行省舒眉蓮
 港見營舍燒盡始知官軍已回二十日忽都令百
 戶陳奎招其國主來降二十七日占城主遣陳通事
 者來稱納降忽都等諭令其父子奉表進獻國主
 遣文勞印大巴南等來稱唆都除蕩國貧無進物來
 年多備禮物令嫡子入朝四月十二日國主令其孫
 濟目理勒藝文勞印大巴南等奉表歸欵二十一年

元文類 卷四十一
命平章阿里海牙奉鎮南王脫歡
發兵假道交趾伐占城不果進

海外諸蕃

海外諸蕃見於征伐者惟瓜哇之役爲大會三行省
兵二萬設左右軍都元帥府二征行上萬戶府四發
舟千般費鈔四萬定賚一年糧降虎符十金符四十
銀符百金衣段百端備賞往返八閱月瓜哇降而復
叛伐葛郎得其妻子官屬百餘人而還其餘遜荅流
求三嶼俱藍馬八兒那旺蘇木都刺蘇木達也里可
溫木速蠻須門那僧急里南無力馬闌丹丁呵兒來
來急闌亦台進麻里予兒阿昔之屬又皆瑣瑣者其
至也或遣使招來或遙入貢不皆以兵下

瓜哇

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八日詔福建行省授亦黑迷失
使弼高興爲平章政事征瓜哇軍二萬海舟千艘給
一年糧二十五日亦黑迷失等陛辭上曰卿等至瓜
哇明告其國軍民朝廷初與瓜哇通使往來交好後
刺詔使孟右丞之面以此進討九月軍會慶元弼亦
黑迷失領省事赴泉州興率軍輜自慶元登舟涉海
十一月福建江西湖廣三省軍會泉州十二月十四
日自後渚啓行三十年正月十八日至拘攔山議方
畧二月六日亦黑迷失孫參政先領本省幕官并招
諭瓜哇等處宣慰司官曲海牙楊梓全忠祖萬戶張
塔刺赤等五百餘人般十艘往招諭議定後七日大
軍繼進于吉利門相候十三日弼興進至瓜哇之柱

虎兩元刻
翠岩鑽西湖鎖

為兩元刻
河

上元刻誤上

並定與亦黑迷失等議分軍下岸水陸並進弼與孫
參政帥都元帥那海萬戶寧居仁等水軍自杜並足
由戎牙路港口至入節澗與亦黑迷失都元帥鄭
鎮國萬戶脫歡等馬步軍自杜並足陸行以萬戶申
元為前鋒遣副元帥土號登哥萬戶褚懷遠李忠等
乘鑽風般由戎牙路於麻喏巴歇浮梁前進赴八節
澗期會二十一日招諭瓜哇宣撫司言瓜哇王土罕
必闍耶舉國納降土罕必闍耶不能離軍先令楊梓
甘州不花全忠祖引其宰相昔刺難答吒耶等五十
餘人迎三月一日會軍入節澗澗上接杜馬班王府
下通蒲奔大海乃瓜哇咽喉必爭之地又其謀臣希
寧官沿河泊舟觀望成敗再三招諭不降行省於澗
邊設偃月營留萬戶王天祥守河津土虎登哥李忠
等領水軍鄭鎮國省都鎮撫倫信等領馬步軍隨省
水陸並進希寧官懼棄般宵遁獲鬼頭大般百餘艘
令那海居仁萬戶鄭珪高德誠張受等鎮八節澗海
口大軍方進土罕必闍耶使來告葛郎王追殺至麻
喏巴歇請官軍揀援亦黑迷失張叅政先往安慰土

罕必闍耶鄭鎮國引軍赴章孤接援與進至麻喏巴
歇却稱葛郎兵未知遠近與回八節澗亦黑迷失尋
報賊兵今夜當至召與赴麻喏巴歇七日葛郎兵三
路攻土罕必闍耶八日亦黑迷失孫參政率萬戶李
明迎賊於西南不遇與與脫歡由東南路與賊戰殺
數百人餘奔潰山谷午時西南路賊又至與再戰至
晡又敗之十五日分軍三道伐葛郎期十九日會荅
哈聽跑聲接戰土虎登哥等水軍泝河而上亦黑迷
失等由西南與等自東道進土罕必闍耶軍繼其後
十九日至荅哈葛郎國主以兵十餘萬交戰自卯至
未連三戰賊敗奔潰擁入河死者數萬人殺五千餘
級國主入內城拒守官軍圍之且招其降戍時國主
哈只葛當出降撫諭令還四月二日遣土罕必闍耶
還其地具入貢禮以萬戶捏只不丁甘州不花率兵
二百護送十九日土罕必闍耶皆叛逃去留軍拒戰
捏只不丁甘州不花省掾馮祥皆遇害二十四日軍
還得哈只葛當妻子官屬百餘
人及地圖戶籍所上金字表

元文頁

卷四十一

元

洛德堂

平倒刺沙

天曆元年九月任申今上皇帝卽大位詔天下其節文曰洪惟我太祖皇帝肇造區夏世祖皇帝混一海宇爰立定制以一統緒宗親各授分地勿敢妄生覬覦此不易之成規萬世所共守者也世祖皇帝之後成宗皇帝武宗皇帝仁宗皇帝英宗皇帝以公天下之心以次相傳宗王貴戚咸遵祖訓至於晉邸具有盟書願守藩服而與賊臣帖失也先帖木兒等潛通陰謀冒干寶位使英皇不幸罹于大故朕兄弟播越

南北備歷艱險臨御之事豈獲與聞朕以叔父之故順承惟謹于今六年災異迭見權臣倒刺沙兀伯都刺等專擅自用疏遠勳舊廢棄忠良變亂祖宗法度空府庫以私其黨類大行上賓利於立幼顯握國柄用成其姦明詔旣下於是倒刺沙之罪暴於縣宇中外同心奮勇敵愾卒致乾坤清夷歸璽神聖宗社尊安四海樂業是編自八月甲申今太師中書右丞相臣燕帖木兒舉義至十月庚戌齊王臣月魯帖木兒奉上寶璽大臣奏散遣諸軍以至倒刺沙棄市三閱

月之間致天下晏然者悉具簡冊焉

招捕

真聖樹業中天下以家宅天武不涉斯生蘗芽要荒

四履六詔最遐閩廣播思兩江海捭遼霄江右嶺蜀

木波番分龍盧自此下皆一字種名黎別生熟撞爨驃蒲徭芒

焚姑人賒切落落顧顧綿綿羅羅此疊字名綿綿則村各用以足句羅羅羅

羅斯也白衣金齒漆頭花角八百妾御七十闍闍音奢此以

其服飾及所有為種名者八百媳婦七十城門皆國名甸峇團洞箐柵墟番岳

盤川屋激駛豁訝山經叵究堅亥斯差此下一字地名也廣

瑤縹慶甸名兼我凍斜州名白幫上束團名齒判粘凹村名頻

計淥在影雷窖瓢木茶洞名睢暈之州洒涌之社琅詡

之譯噉譯噉聳之坡此下皆二字地名此其尤奇者也肥昌瓦農獲架必

迦苴善抽俸矣比枯柯車里烏撒蹉泥窩散毛爛土

雍真淥查林背嶺豚那結都渦杜望杜暮白定白奪

大躑踢青特筠連豕鷺赤珊藍塞崑骨果夥猙猛甕省

騰串昔霞曰九層際此下三字地名曰新而元曰伽矣傑曰

百眼佐曰水手浪曰上落麼師宗彌勒此下四字地名阿尼

必解一奚卜薛阿白出麻猱狃狃八郎篤公吸刺

兩元刻

豁瞳客客昔多夷生其中自為雄夸火頭大老此下皆首

長位把事希古軍火營主山主尊長族種謬悠氏名

聾牙提呂摩耳此下二字人名匍思阿禾雄挫渾弄矣豆者

哦雙茅拜法的并荅麩个忙尼鴈莽占居些谷納刺

構阿葵胡弄夸采只驗娘報竹哥細麥嬰上亞浪落

麼蒙毳空弟羅勾非白阿氈臥踏委界勾巴合彪鮮

的官兜心担此兩字刻瓦英厭薛甲古阿娥若過生琮此下三字是人

名若大希婆若夢兀仲若渾乞濫若約薛要若阿慝瓜

若卜制頭若閉羅璽若天程猱若思蓬怯若勸權吉此兩字刻

若黃公麥若獨然棚若大河沙必乖豆來此下四字人名蒲

雪韋吠麻納布昌玉不廉古六分靳斤蘆崩信備荅

具什用喉社句耶山公氏真此下四句著夷姓異的傍系猫古

綴派盤窮腸譜陀貞公猫的傍盤古綴陀窮腸健婦作配匪婉婉

娃阿衣納衣此下二字婦人名折射折利阿初蚰節攬陶蘇

他有忙葛農此下三字婦人名有梳蠻塔有南貢弄率蒸報

窻上於加切下苦加切韻釋女作姿態窻貌今中原方言為婦人狠惡之稱融結之左

生息之野風氣不淑習俗異華故雖橫目以生悉獷

黠竒衰不有天彝國憲謂何骨肉睚眦閱爭紛拏重

元文頁

地名二字衍兩元刻

元文類 卷四十一 聖 修德堂

譯之言歛舌譖諛上涉加切 下交加切喜人怒獸含戴則那製

衣不領不巾以靴裂綵纏髀推結髮長一兩元刻起居佩刀少忤

輒地名相加或嘯徒復讐蠻觸閔蝸或出犯徼地為王

民孽痾焚劫公私脫囚拳枷邊吏捕之則螳螂奮斧

以禦車標槍批竹矢毒如蛇敗則各鳥鳥散入險阻

隈阿貢鋤坐草軍圈戶椽木狀盍顯魚糧虵俗作鏟

自貢鋤以下禽獸畜之朝不見譴訶或畧誅弗雍獮

以兵戈革面而來羈縻撫錫賚冠服銅印青緇粵若

妖民造異興訛妄竊位號自投網罟黃華獠狂黎德

蛟譁六十鳴梟五九跳蠅聖許萬頃鎮龍郎達圓明

廣德細春可用魚鼎紀號鼠穴正衙劉六十蔡五九黃聖許李萬頃

楊鎮龍韋郎達黃廣德丘細春杜可用圓明和坐止

尚皆嘗僭號改元建朝殿懸闕牌事亦見于後

其身族邨宥赦叶平聲惻不盡戮視同殺叛於乎我元

王政不頗文柔武競互出兼施叶疎何切威聲其訇流澤滂

沱會粹諸畢為招捕之科雲南至元十三年正月羅

紹降十月雲南省調蒙古爨爨諸軍征白衣和泥一

百九砦土官甫思叛溪等七溪等降得戶四萬又攻

金齒落落廣甸瑤甸殺掠甚多又攻斜烏蒙禿老蠻

頗字上疑當脫一
字刻同此不敢
妄增西湖南作王政
不頗

元文類 卷四十一 聖 修德堂

之未幾提呂子達量為提索所禽行省給榜招提索
 及使釋達量提索聽命二十三年蒙乃士官長子殆
 昔其鄰境士官弗里皮之婿也蒙乃不以位與長子
 而與次子弗里皮與殆昔同出討之朝廷降旨諭弗
 里皮如得蒙乃地許令其婿統之是歲又征縹甸大
 部馬二十四年十月木龍蠻奴他謀告阿勒沙村阿
 加之子明引軍殺死凹村頭目刺些雲南省下麗
 江路軍民宣撫司明出見雲南王免其罪是年雲
 南右丞愛魯以蒙古軍一千師宗孫勒才白軍一千
 農士富民丁三千征維摩蠻者我滅鉄赤必匪尋出
 降三十年八月雲南省征習普蠻阿浪普龍華札山
 賊官生皆破之火頭輩逃者追普安路管步木
 普丁府嶠峨頭目矣豆等賫榜招出是歲七十城門
 蠻密察挾殺掠大甸士官阿鄰繼遣其弟牟平來
 侵阿鄰逃入臨安路納樓建水城避之行省不能救
 又參省阿叔招捕花角蠻蠻恃險率眾拒敵殺令史
 一人裨將十五人元貞元年九月習普馬兒等犯邊
 雲南省招出習普肥昌等入砦蠻及馬兒部不舊解

舊龍二砦蠻官的井的探等有必乖豆來者不肯降
 殺的井從者二人的井等懼不敢出官二年九月蒙
 光路軍民總管荅麩乞藍的頭目荅刺吉瓦農開陽
 兩寨自來不曾投降雲南省差道奴攻破之十一月
 車里蠻軍弄興兵占奪甸砦十又三所結構入百媳
 婦蠻欲攻倒龍等雲南有遣兵招捕大德元年十二
 月雲南省參政忽速刺攻破花角蠻等寨其酋長韋
 郎遁走初廣南西道宣慰使兼知特磨道事農士富
 上言安寧州沈法昔招引唐興州黃夢祥深碎縣林
 言與花角蠻圍士富所居殺掠奪虎符執其子信以
 去又攻其我州隘岸百姓既而又言夢祥結睚瞰州
 岑聰引歸仁州歸洛州上降州利州軍四千人燒劫
 羅佐州官農郎生所轄那悶村及那寡州南村魯谷
 村付州那羅村又奪其那環射隘剥笋羅波射布那
 哈那等十村行省覘知花角蠻去特磨四日程安寧
 州七日程唐興州睚瞰州皆八日程十月三日忽速
 刺進討十二月七日過昔陽江經杜箐九日至花角
 蠻木葦砦破之十二日攻其正砦第一門賊敗奪門

雄蠻
元刻同疑
當屬焉

蓋其砦十二重也十四日分九道進攻自辰鏖戰節
次攻破其門日暮入砦賊散走蠻酋韋郎達不知所
在韋郎自國家開拓以來不曾降附至元二十七年
阿叔招之不服迎敵官軍失利以此狂縱僭稱大號
以妹夫郎滿為平章其餘有萬戶等官至是始敗尋
又破其卒羅磨誡獲架哥雅木等砦招出韋郎達
婦翁繼村火頭普及把事希古竹幹哥雅砦火頭郎
滿及其弟郎狀郎滿韋郎達之婿也稱韋郎達就陣
中傷敗走不知存亡又攻撒都砦其火頭郎圖希古
郎甚出降及羅共砦火頭統幹希古都鷄韋郎達弟
韋郎動子韋郎應把事希古通幹知幹不弄砦火頭
郎勤皆出降移軍攻安寧州沈法昔降移攻夢祥敗
之棄砦走七年春永寧路阿永蠻雄挫反初雲南四
川陝西湖廣四省會兵討順元羅鬼烏撒烏蒙東川
芒部叛雄蠻挫匿順元蛇節賊黨阿檀及其妻折躬
折利并芒部蠻納即弟卧躡事覺遂與把事阿都阿
牟等以二月二十一日於赤水河作亂殺永寧府判
官常珪行省宣使南家台千戶卜速魯拒暮暉關三

樓
西元刻

月一日官軍過關蠻拒戰阿都死獲其金裹甲鑊子
槍賊退走自是連日轉戰自暮暉至普市關九戰殺
蠻三百餘破海落越寨二洞阿牟亦死行省以天熱
班師扼其魚槽長寧軍梅嶺等關聞于朝以為雄挫
東接羅鬼西鄰芒部南近烏撒姻親相結滋蔓力強
合以十月初雲南省軍進入暮暉湖廣軍自播州打
鼓寨會寧鎮進入蠻地蘭州四川省軍自魚槽長寧
進討十一月一日會于赤水河雄挫巢穴從之閏五
月軍中遣永寧同知蔡閏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撒班
赤等招雄挫雄挫遣阿加阿抱出降稱病不出又令
其屬委界入朝宰相奏雄挫不至乞再伐之雄挫乞
以十二月八日徇日出見八年五月赴關原其罪仍
充土官遣還九年羅雄州軍火主阿邦龍少麻納布
昌結廣西路豆温阿匡普安路營主普勒下軍火頭
阿只阿為及亦左鄉阿甫等叛燒他羅迷驛左詢軍
火主有軍三圈子普安路有軍六圈子降旨招諭仍
督兵進討阿邦龍少拒遠雄山官軍進攻虜阿那勇
古荅等阿非阿樓阿邦龍少子龍豆温賊阿

茅西元刻

里西元刻

破西元刻

秋元刻亦脫今以
下文核之應補

匡與弟阿思火頭者哇亦降連戰敗之獲阿邦龍少
 追麻納布昌不得十一年阿迷土官日直火頭抽首
 領落落軍劫斃人奪官馬以叛又納樓茶甸土官師
 禾希古阿夷落圭阿立甸必信怪齒村火頭阿則判
 村火頭阿提納填村火頭身和直善村火頭阿次虧
 抽俸村火頭雙茶嵩村火頭咱休菁笠鄉火頭阿豆
 加矣傑村火頭阿主矣北村火頭抽皆床村火頭遮
 奴元江路納村火頭个忙忙部火頭虧抽維摩州
 上官者歐者支大布婆等並起應之官軍尋皆討
 定至大元年教合三部步少來龍砦火頭漸恐等反
 遣本部達魯花赤阿魯招諭不服賊黨答掛殺阿里
 官軍破其巢斬漸恐答掛梟其首延祐七年七月花
 角蠻韋郎達糾合五十三村山獠起兵萬餘劫阿用
 村呼其人曰爾急來降我即退兵爾之皇帝甚遠我
 亦作帝甚近若不降我必爾砦火頭農郎勝寺降賊
 行省遣官招諭九月永寧路曲村頭目和俄等擅兵
 劫掠殺渠津州吏目李榮貴奪其渠州同知勅牒行
 省遣官招諭至治元年十月八日畏渠州知州刺俄

殺其兄刺初癸丑歲刺秋祖刺都降附雲南行省定
 立州縣令刺秋父刺陶作土官充畏渠州知州後刺
 秋伯父刺落襲職尋為火頭木落所殺刺落子刺定
 幼小依其舅子合住居綿綿村因持刺陶刺落宣命
 及州印以去刺俄謂已當襲職二次訴于雲南省捕
 子合刺定不獲刺俄以計誘刺秋赴破寺村潛于道
 彎弓射之中左目墜馬又斫左額一刀刺秋死俄集
 眾依摩些俗殺馬牛各一焚刺秋屍明日逼其嫂梳
 蠻塔為妻及占奪刺秋所部百姓梳蠻塔父刺資來
 取其女刺俄欲殺之刺資懼逃去栢興府二年正月
 二十八日刺俄兄刺定自綿綿村與子合起兵奪刺
 俄刺地和山砦刺俄糾合頭日子首居砦等合兵射
 死刺定復奪砦本州官往招之刺俄拒砦遙謂曰父
 祖宣命俱在子合處又藏印不與爾客官行用我兄
 弟自相殺爭奪山砦不關爾番漢官事梳蠻塔係
 我嫂我殺兄刺定刺秋故以嫂為妻我出官爾欲何
 說再三招諭不取出官行省乞以一千人討之樞密
 院不聽咨本省招諭二十年四月馬龍鄉蠻普萬作

肯西元刻

車四刻

鐵

翠岩良西湖長
中兩元刻

亂初普萬父哥祛馬龍他郎甸人也任普日思摩甸
 長官致仕長男普奴承廕父子皆居木用林普萬乃
 次子憤不得立與哥祛婿抽丑孫婿阿運結蒙古逃
 軍白夷顧顧等人攻燒木用甸民獲哥祛逃出普
 萬殺哥祛弟阿笠弟子阿占婿可當等劫掠百姓求
 哥祛欲殺之行省委官招諭○十二月蒙化州蘭神
 場落落磨察火頭過生琮結慶甸蒲火頭阿你通起
 蒲軍二千五百磨察軍五百結鎮南州定遠縣當布
 戶計羅黑加等殺九十九人虜男女百餘人行省招
 諭○泰定二年開南州阿都刺火頭大阿哀引車理
 陶刺孟等萬餘人圍刺砦攻破十四處木邦路士官
 八廟等領白衣軍攻破倒心潢砦朝廷遣幹尔端等
 持招招大小車里里寒賽大理金齒至元七年征
 子尼鴈搆木子刀零出降金齒驃國五
 部未降者破其二部餘三百酋長阿愿福勤丁阿愿
 瓜降獻馬象二十四年金齒孟定甸官俺嫂孟纏甸
 官阿受夫魯砦官木拜共率民二萬五千來降又林
 場蒲人阿禮阿憐叔阿郎及阿蒙子雄黑皆為行省

招出阿禮歲承差發鉄鋤六百雄黑布三百疋二十
 九年忽甸土官忽都馬遣其子阿魯進金索鱗膽
 氈衣^越豹皮請闕朝見三十年正月遣使持詔詔漆
 頭金齒○延祐五年永昌南窩蒲賊阿都衆阿良等
 作亂燒劫百姓殺鎮將奪驛馬雲南省遣參政汪申
 奉右丞朵尔只討之自八月至明年五月破其寨柵
 殺人甚衆賊走入^善阿樓良降餘不可得以天熱回
 軍其枯柯甸^枯甸慶甸等皆降願歲納賦千索○至
 治元年七月怒謀甸主管故侵芒施路魯來等砦燒
 百四十一村殺提控按牘一人有司奉詔書開讀招
 諭管故不跪聽亦不出降二年鎮西路大甸火頭阿
 吾與三陣作亂奪不領雷弄二砦初三陣父阿蘭為
 鎮西總管叛要斬其弟你谷南赴闕貢獻得襲職你
 谷南死子解朶襲位三陣使少頭倒緬招思二人見
 解朶朶少土地人民不予遂投阿吾訴之共作亂詔
 使往諭迎至一樓上樓下周圍懸人首聽詔畢阿吾
 怒曰反陣吾孫也吾被不嶺寨殺傷甚衆虜五十人
 破雷弄甸燒四百餘戶管別砦懼而降我我遷其民

部 兩元刻

翠岩 翠岩刻作峇雷 李漫遠

翠岩刻西湖利

桂 西元刻

二百五十家于我弟拜法若中不願虜人所
 以銀三兩贖一人盡贖去訖今官招諭我終不出亦
 不受榜所奪地亦不回付須與之相殺南甸路木甸
 火頭解院先奪羅左甸火頭阿賽妻阿衣為妻取之
 不肯與又奪阿賽弟莽占妻納衣妻其子阿你阿羅
 賽怒使莽古領兵三百遣奪其妻不得燒解院若
 羅斯至元十五年定昌路總管谷納叛遷入八只巴
 之毀橋梁取倉粟奪驛馬及車里大德二年三月小
 屯田牛明年官軍擊谷斬通車里結入百媳婦
 為亂經時不下數遺使奉詔招之不聽命延祐三年
 車里兀竹魯侵阿尼必解若阿白出麻若燒劫又罕
 旺及其弟胡念弟愛俄等侵銀沙羅甸兀里鹽井倍
 日女具落索等甸劫民財嚇取官所徵差發使招遣
 降遣白衣阿愛詐為已子出官劫掠如故既而愛俄
 死其兄弟子侄罕塞昭愛刺構木力夢兀仲等五人
 分黨爭愛俄位相殺久之遣火頭烏撒烏蒙東川芒
 郭力看賚象牙一金信花一來降

部 大德五年右丞劉深奉命征八百媳婦徵順元遜
 運人馬土官宋隆濟蛇節等拒命作亂朝廷起湖

廣 湖南四川三省兵與田楊二氏軍馬會雲南省兵
 收捕于是烏撒土官宣慰使普利總管那由與東川

芒部乘釁俱叛其接羅羅斯及武定威楚曲靖仁德
 普安臨安廣西諸土族皆以朝廷遠征供輸煩勞為

辭携貳反形已具車里白衣八里日等殺掠普騰江
 尾二甸奪麥亢忙龍二若燒忙陽等二十四若楊言

我與呂也構思麻部日共議渾候連漢桑軍來攻普
 騰若柵二月五日梁王出駐陸梁州六日烏撒蠻阿

都普信及烏蒙蠻阿貴阿察都等殺掠皇太后及梁
 王位下人畜十一日却芒部官吏商旅貨財烏撒宣

慰使僧家奴逃入中慶十五日東川土官阿葵烏撒
 逃來陸梁州依梁王城阿車阿苗分軍二道欲執宣

慰使阿忽台約日由落吉渡口會阿乃普吉烏蒙軍
 先攻阿都百姓次攻逢昌燒烏蒙總管廨舍十七日

烏撒蠻犯曲靖益州燒蕩坦驛殺掠駐兵關渡橋
 二十日烏撒烏蒙東川馬湖四族聚眾四千復起羅

羅斯軍渡金沙江刻日攻建昌三月六日賊逼雅州
邛部州甚急陝西省遣右丞脫歡禦之八日奉旨也
速解兒克陝西省平章政事汪阿塔赤克參知政事
也速忽都魯克湖廣參政與平章劉二拔都等進征
叛蠻濶里吉思為湖廣平章與左丞散竹解陝西楊
參政給軍凡有軍事聽也速解兒劉二拔都兩人節
制異小有增損軍馬支結錢糧並便宜行事四月二
日那由普利逼烏撒烏蒙宣慰使兼管軍萬戶阿都
合奔城去時陝西調軍二千人會合收捕三百人守
播州小溪以遏烏撒蠻充斥之路雲南省調軍三千
人屯陸梁州五百人駐西曲靖東望水西一千人於
霑益州接烏撒地要害鎮守二千人護中慶而梁王
又有兵五千人劉二拔都劉深田楊等兵方捕斬順
元叛蠻未能會合也速解兒與雲南兵共進悉次第
討平 **八百媳婦** 大德元年八百媳婦國與胡弄攻胡
之 二千或三千人往救二年與八百媳婦國為小車里
胡弄所誘以兵五萬與夢胡龍甸土官及大車里胡

翠名 刻作者疑此 為是西胡李討

者翠名未兩之刻

念之子漢綱爭地相殺又令其部曲混干以十萬人
侵蒙樣等雲南省乞以二萬人征之四年梁王上言
請自討賊朝議調湖廣江西河南陝西浙江五省軍
二萬人命前荆湖占城行省左丞劉深等率以征既
而道經順元土官宋隆濟作亂道路不通官軍死傷
深領軍回不果征至大四年雲南省言八百媳婦大
小車里作亂蒲蠻阿婁銀僭平章都元帥七十城門
土官緬察犯臨安建水普定路土官的謀害遷調官
吏似此蜂起數年不息乞進討朝廷命賈詔召之皇
慶二年雲南省命解難甸達魯花赤法忽刺丁等領
元招出八百媳婦部曲乃愛乃温官哀官吾恰尼哀
當吾化兒阿吾阿散阿哀等往其地延祐元年正月
至其境木肯寨其蠻酋渾乞濫妻南貢弄使火頭乃
要弄來迎詔至若立柵圍使者問來故答之又曰賚
來聖旨有何說使若言來致南貢弄之言曰使臣有
言之乃要還報既又來致南貢弄之言曰使臣有何
說可告我前此使者止至我若即回法忽刺丁等不
可二月十三日渾乞濫男南通來見使者言行省先

我輩來詔尔父子南通曰我等非降也胡知事言尔
朝廷地濶軍多故使家中一二人從胡知事往觀之
耳明日南通遣乃要來言胡知事來時時我衣服鞍
馬今尔等所有馬可盡牽來言訖一與牽去明日又
來取去衣服既而渾乞濫遣火頭南忿來曰可令使
臣來見我三月十七日法忽刺丁等至合三岩與渾
乞濫相見宣詔明日渾乞濫令使者送其子南通往
孟范甸把邊可就觀我地境使者不從曰若不觀我
地土歸朝何以復命使者從之至孟范別有生蛮比
要與南叔父力乞倫來侵南通言使者不可不助我
使者從南通至木丙山拒敵比要聞有詔使遂退還
至孟范使者欲返南通曰天熱水漲秋涼令尔回入
月終始得出九月四日至渾乞濫若渾乞濫手書白
夷字奏章獻二象令其部曲渾乞濫八番順元諸
八刺我董賽愛章闌等隨使者赴闕
蠻又名一奚不薛至元十五年羅殿國主羅阿察河
中府方蕃主韋昌盛皆納土來降十六年三月酉

今元刻誤今

六字翠岩刻旁注李
下至元十五年以下另行
低一字西湖本以此同

二十四刻

往西元刻

南八番等國卧龍蕃主龍昌寧大龍蕃主龍延三小
龍蕃主龍延萬武盛軍蕃主程延隨過蠻軍蕃主龍
羅篤太平蕃主石延異永盛軍蕃主洪延暢靜海軍
盧蕃主盧延陵皆來降其部曲有龍文貌龍章珍黃
延顯盧文錦龍延細延回龍四海龍助法龍才零龍
文求等朝廷立八番宣慰使司司官赴鎮十一月廿
一日至新添遣千戶張旺招羅民國惟賀宗一寨投
降餘皆迎敵旺殺散二十七日至羅崩寨賊又連日
與總管王采戰皆披甲戴紅氍帽采遇害二十九日
又戰于大吳十二月一日司官至番中呼集諸蕃主
以四日集卧龍蕃受宣命至期俱來惟盧番諸盧延
陵為羅氏國主阿察引軍至大吳西胡迷使趙木納
來執去我肯令出降阿察初已納款後與鬼國結婚
鬼國言不未降尔柰何先降羅氏遂敗虎符以叛羅
氏又名羅殿事聞十七年四川蠻呂告部主阿濟上
言乞招阿察從之既而命南省及雲南四川進討八
月二十九日阿察遣阿榨阿麻二人至四川諸蠻夷
部宣慰使司自言無及意但雲南平章聽我

見元刻同當作兒

臚元刻作臚

仍元刻作報誤

尔迷之或元刻
百勝字
西湖南作界

工兩元刻

未兩元刻

上作二萬下作三萬
元刻同當有誤字

鎖納之言織羅我罪朝廷不知我今赴闕聽聖裁雲
南左丞愛魯四川都元帥也速解見與南省期以十
一月十五日會一奚卜薛至期南省軍不至愛魯與
阿察戰也速解兒命萬戶彭天祥藥刺海帖木兒脫
歡分三道攻會寧關一奚卜薛遣其部落阿侯拒戰
敗逃入山箐亦奚卜薛奔鵬飛砦阿察走大寧愛魯
等進兵也速解兒曰賊已離巢穴今發烏撒播州及
南省近地兵足以勦除我等可回不然曠日持久糧
乏瘴起不便事聞上命藥刺海以天人守其地久之
賊窮困以二十年二月八日納款二十九人守其地一
日降詔招懷溪洞蠻夷曰中書省奏金竹知府臚臚
言先奉聖旨招諭平伐山齊砦主謹薛約定奪今有
居幾地面百眼左阿吉谷各當各廸等自以外荒久
欲內附乞頒聖旨庸許自新朕嘉其誠遂俞所奏令
諭尔眾咸聽朕言惟爾鄰封率多臣服自番方而入
賈尋萬國以來庭南順丹州北懷金竹陳蒙爛土項
巴向風新添葛蠻义皆款化咸膺寶命乃佩金符賞
賚有加官守如放尔等如能率眾效順同仁一視尚

尔迷之或是伊戚之自貽勉思轉禍之言當體好生
之意元貞二年六月平伐鄰戒平珠瀘洞砦主王丘
原謝雞雞公韋巴郎楊義等十八處等官來雲南省
告降行省差官入洞撫諭至大德元年四月平珠洞
宿家沙家二族賚進呈禮物出洞道經其隣蠻新添
葛蠻宋氏之村頭水底砦宋氏怒二族不由已以降
乃遣土都雲長官落冒率眾遮道奪進物二族逃散
破劫韋巴郎砦五月宋氏復令平浪巡檢歐陽濯龍
與其下大洞李巴林竹哥等率木佬六十餘人劫平
珠洞蠻官足萬金婆南大砦柵逼使背雲南之招從
已求降不從濯龍掠去足萬金從人足萬雷等及進
獻方物此行實招到平林獨山州搖和洞唐開珠羅
等處八百四十四砦民五萬餘朝廷立長官司以統
之而以蠻婦阿初充長官大德二年四月八番桑柘
蠻王二萬馬蟲等叛殺巡檢三萬尋出降馬虫走他
所聚七千餘人陷平包砦圍重輿砦又與叛猫狗佬
必際等蠻結連麈槐了江等處猫人作亂三年命湖
廣平章劉某征之四年正月猫桑柘遣所部文何持

竹契長^力及方物來降播州宣慰司以為蠻苟逃禽
 戮然亦須招安既而黃平府亦上言桑柘附近之重
 奧必際都陣犵猪必梅等二十二砦刻契來降七月
 桑柘蠻及思官賊^稱金匣播州楊金萬必梅砦主娘
 報等三百餘砦皆降五年六月八番宣慰司言党元
 自降至今八年不供賦役所部娘祖大盤小盤白定
 白藥等蠻先結連平伐蠻叛劫先宗砦圍吳卜弄砦
 射猫民阿羊金填皆死官軍捕班夏潘家蠻党元遮
 道助其拒敵今年正月又^使板橋郎來重陂等砦猫
 燒劫百納砦宣慰司令^馬上橋金竹府備之且以兵
 討之党元年七十九老不能出遣其砦主的拘及子党
 砦的沙勇强砦的福三人出降的拘等又與其黨幼
 鬼砦主陳醒朱蓋砦主樓地之弟楊八小盤砦主騰
 香等共誓不叛至大二年三月八番蠻割和寨主谷
 敏谷霞砦主洛驃刺客砦洛卜傍吾狂砦的搗谷浪
 砦只驗皆降請闕三年八番^玩西猫蠻阿馬^害作亂
 奏准捕之四年春阿馬與其^降洛羅洛登各替及脅
 從蠻官卜制頭之子哥暮出降至^洛二年六月八番

蠻官閉羅蘭與其屬^中崑仇殺七月百眼佐等處蠻
 夷長官司言康佐砦主老康糾合谷聳砦主恰信等
 殺巡檢王忠拘長官洛邦又殺土官蒙卜郎作亂宣
 慰司發官兵冀土官敵通往討之三年正月八番呈
 周砦主韋光正等殺牛立天立盟歸降自言有地三
 千里九十八砦係^暢黃五種人氏二萬一千五百餘
 房光^等等二十三入領之願歲
 出土布二千五百疋為租入
 宋隆濟 大德五年雍
 真葛蠻土官

宋隆濟叛初朝廷調廣湖雲南兵二萬征八^媳婦^百
 蠻湖廣兵命^左承劉深等領之取道順元^番進^入討
 入令^南雲^左承^月忽乃招答刺罕軍入境調用命新
 添葛蠻軍民宣慰司自琅詔驛經平^現蠻峽至順元
 噉聳等砦糾酌日程分六處安營備餽運丁夫馬匹
 俟月忽乃至點視而雍真葛蠻乖西等部當出丁夫
 馬百匹五月二十四日文書至隆濟乃言猫人犵猪
 謂官欲髡其髮印記面送軍三四年不返寧死不往
 雖就砦見殺可也以此觀之夫不可差同官雍真總
 管府達魯花赤也里干^日然則起尔宋氏盡行隆濟

隆元刻作龍此是

垣水 兩本漫漶 餘多漫漶

破軍 兩刻同

元刻本合字

買 三湖本漫漶

曰吾往訴之宣慰司遂行六月十七日隆濟構木婁等族作亂其侄臘月宋六分斬斤等告也里千使為備也里千遂避於底窩楊黃砦明日隆濟率臘月弟不奴部家童農解洛中段刺答洛忙中等納五百人攻楊黃燒砦雍真總管解舍臘月奴都保葛海又來報隆以濟一仇二矢與阿昔長官為號糾其同叛又有紫江賊助兵四千破楊黃砦也里千走掠去總管府印殺七里干奴阿麻妻忙葛農等是日龍骨長官阿都麻殺生祭鬼誓眾應隆濟亦謂官拘壯也黥面髡髮充軍或殺虜我家亦不可知寧死不離此土各負長刀赴亂二十日又脅底窩總管龍郎與古龍阿馬都所部不這羅鬼阿開阿嬌等犴犍抵阿解砦拒落邦劄佐長官司止十里聲言欲攻劄佐二十一日破底窩砦又欲攻隴兒砦於迷樂橋二十二日自貴州至新添界噴聳陂北至播州界刀項路及卜鄧加鶴鳴等站皆被笑劫又遣中火紫江篤貓脅巡檢倘答鄧同叛二十七日劫順元毋告之地官校擬進御見尋攻貴州殺散普定龍里守令軍燒官糧殺張知

州七月十日梁王下令湖廣雲南四川三省會兵誅捕八月雲南平章床兀兒入順元興賊戰數敗之殺水西水東蠻俱叛床兀兒遣人招水西土官之妻蛇節不出蠻人洛暮報云者阿泡言蛇節已反統青衣破軍圍貴州甚急又有三家猫箐蠻坐草敵官軍敗之十一月詔宋氏濟妄說驚擾事端糾合蛇節及羅鬼酋長阿合女也相扇作亂特遣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劉二拔都指揮使也先忽都魯率兵及思播宣慰賽因不花等土兵與四川雲南省分道並進別勅梁王提兵進討悔罪來歸者復其官爵能殺賊酋或禽獻者賞執迷不悛勦除一切事宜並從劉二拔都等區處十五日隆濟黨校曲旁等攻貴州床兀兒掠得阿容者言始因徵征八百媳婦人夫馬匹亦奚卜薛之子些曰人馬不辦官鎖其項些曰恥忿與隆濟議糾合阿八阿納許波泥帖等反烏撒總管那由言爾兵若破貴州鴨池之事容易我將圖之遣其族阿雄阿行頭佐助兵行省令土官普利買馬助軍普利稱軍馬價不用貳非金不可觀望不肯道是月土官烏犀

元文類 卷四十一 至 仰德堂

叛行省討之敗走祿豐砦劫梁王位財賦六年正月
官軍以隆濟九次攻圍貴州糧盡退還賊邀野花猫
牛場二箐及長脚木猪截萬溪山沙木南箐鐵門關
沙樹猫北箐殺傷甚眾掠去行裝文卷○江頭江尾
和泥等二十四砦龍馮蹄一十八村皆叛二日一日
四川宣慰使汪惟勤與湖廣平章會兵播州三月六
日至打鼓砦南木瓜坵遇賊阿氈敗之九月十九日
劉平章使土官使者潛刺殺阿泡蛇節駐兵折刺危
水以待待官軍十月十七日劉平章殺敗蛇節乘船遁
去陝西兵殺敗芒部叛蠻鬼旺納濟等與雲南湖廣
軍合過泊飛關追蛇節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劉平章
至阿加砦追及蛇節二月一日出降其黨曲捧阿暮
等四十餘人皆出三月三日領軍自必加廻程奉旨
斬蛇節蛇節初叛地名蹉尋禽斬
隆濟惟金竹賊月下卜蘭木逃去 廣西兩江 至元十
來安軍李惟屏知來安軍兼知凍州事岑從義降十
五年田州上隆州下隆州武隆州兼州黃漢棧思恩
州八中温潤砦頻洞計洞涑洞在洞上下雷洞上下

木泥

元刻正金 西湖李漫速

天西元刻

影洞皆降十七年廣州海港賊霍公明蘇俄細麥嬰
上等害招討馬應麟捕斬之○大德七年四月藤州
大任洞賊黃德寧殺人牛犬祭兵僭號造妖言劫掠
偽稱皇帝李龍神定國公皇佐丞相黃德寧立國公
皇羅榮開國飛童黃京夫主朝化民衙主黃汝妙六
部尚書潘國用六按尚書潘昱玉精光祿大夫兼管
生民殿前太尉彭元吉殿前引兵斬斫使莫道名都
統幹太師黃勸賊設醮筵門首橫寫大字牌曰建慶
賀新君登極太平道場醮筵呼萬歲又曰願我皇帝
早登九五之位四月九日以黑漆木椅作亭屋持兵
張旗幟鳴金鼓至巫烈山迎李龍神進銀慶賀德寧
家有大字黃紙位牌寫上祝新君李萬歲其曉民榜
示曰照會穹庭發下寶物付李皇帝掌握日後統九
五之位運半千之慶緣一六國皆已統成一天今李
皇編排得力得衙王差一十八司及府額六百十四
軍州七千餘縣後安天之日命令衣冠圭簡靴帽殺
活杖玉璽計七事給付李皇帝管今十分之民七分
不信三分須信五月輕差兵車收不信中民一千之

數尚慮累及信民今發曉民榜一道付石蠻衙曉示
 信民至日兵馬行令有誥者免罪無誥者定行誅戮
 玉印未文預先曉示故榜並令知悉九年四月日榜
 封民倉帖云逆民禾倉定公封龍神又名萬頃德寧
 與父璋信先曾叛逆出降有司謂其三代為寇六次
 叛伏今不可赦尋習捕獲伏誅八年都窩洞賊叛至
 大二二年常豐洞蠻大弟什用糾集洗王不鬼散毛等
 洞蠻劫掠永寧之阿那禾砦延祐二年靖江古縣羅
 蠻洞徭賊劫掠燒架閣庫文卷縱獄囚四年招出徭
 人趙仙十七潘仙等殺獲石倉團侯重用及秀秀嶺
 頭團白團提江團淋背團領豚團等賊重用能祭雷
 再通陰陽七年十一月左州黃郎君劫掠淶查村至
 治元年太平路賊趙郎陳叛屯粘村二年廣西宣慰
 使燕牽言淫族非一生于深山窮谷都謂之生獠野
 處巢居刀耕火種採山射獸以資口腹標槍藥弩動
 輒殺人其雜處近民者曰熟獠稍知生理亦不出賦
 又有撞獵則號為兵官守隘通道于官有用自宋象
 州王太守始募熟獠官供田牛以供此役至今因之

為今之計莫若置熟獠與撞
 獠並為撞戶分地遇賊為便黃聖許
 至元二十九
 年閏六月知上思
 州黃聖許反聚二萬人斷道路結援交趾借兵攻邕
 州遣副樞密程鵬計之聖許戰敗率三十人逃入交
 趾既而復至邊地攻劫三十一年同知兩江宣慰司
 事楊兀魯台上言能不用兵招降聖許從之八月聖
 許劫幫團長山隘又與交趾與道王結婚未幾詔赦
 罪許自新行省差兀魯台赴賊黃合巢內開讀聖許
 經一月亦不出復以二萬人討之時賊屯上思州那
 荅柵三忒柵維良柵石佛柵那結柵那次柵等砦楊
 兀魯台上言聖許兩招不出三月七日令子志寶同
 大小頭目一千餘人來言聖許曾對天陳誓不肯出
 官賚到降狀稱楊兀魯台賚聖許來招豈不欣悅望
 北謝恩外聖許雖有誓不出願情投降當令兒孫頭
 目出官聖許還本州招集逃戶復業行省以聖許不
 出依前進討三月十九日聖許生日坐草房正廳紫
 羅盤領衫裏布金帶據銀交椅直上懸朱漆金字闕碑
 參賀人三呼萬歲明年正月聖許駐上牙六羅茅山

林既而兵敗自斃半山走交趾亨村晚夢久之聞官軍回復還由旁林至時細潛居官軍約十月一日會合進討聖許敗獲其妻女大德元年二月五日聖許遣其子志寶賫狀赴廣西兩江道宣慰司出而赴闕尋詔聖許朝京師聖許不肯挾志寶走交趾萬寧寨志寶不聽逃回訴于官六年聖許復回故地居鳳凰舊巢攻圍諾屯仙洞屯既而又使人來告降且乞還其所虜之妾朝廷羈縻之延祐元年正月聖許陷忠州殺黃知州等六年聖許族人黃萬山萬松壽攻古能村戈林劫殺歸龍團皮零洞至治三年聖許婿黃縣官攻劫邕州渠樂 岑氏 元至十八年鎮安州鎮撫墟百姓逃避于彎團 岑毅反與特磨道農士貴書曰設有達達軍馬來起差稅吾與爾皆一家之人圍累戰殺實不願作大元百姓於是放兵攻劫殺順安知州李顯祖掠其小妻家財官軍討之出降史德十一年左江來安路總管洞兵萬戶岑雄作亂殺其侄世傑延祐七年來安總管岑世興反十二月十七日燒田州上林縣那齊村明年二月殺懷德知州凌

興 西元利

今 西湖本

猫 西元利

順武奪州印又攻那帶縣世興尋出降稱洞溪事體與內郡不同自唐宋互相殺並不曾殺官軍侵省地廣西道又上言世興嘗殺兼州知州黃克仁分食其尸世興雄之子也 思播 至元十四州思景賢播州楊邦憲兩安撫使降邦憲在宋為牙牌節度使正任安遠軍承宣使左金吾衛上將軍知播州事御前雄威將軍都統制紹慶珍州南平安撫使節制屯駐鎮戍軍馬朝廷授以龍虎衛上將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撫使兼播州管内安撫使佩虎符十六年春官軍平思州杜望杜暮河上茶林諸若圍桐木籠竹既而玃狍伯同叛陷合水美岳二砦至大元年七月思州言廣利白拿等處苗賊與公俄羊溪苗賊作亂伏白泥站劫人二年獨山州土官蒙天童款附蒙朝廷設獨山州峇洞木洞都雲等五處軍民司令天童乞徑招本州毗鄰未附者黎坡上團九黎九姓黎苟王刺南郭文下都雲等一千九百餘砦平伐生苗主只王等不在其數行省從之招到平堪三間地酋長羅宋備桑根

地兩元刻

八 廬

辛 梨岩 刻作十 西湖本浸陸

村 刻作射

西湖本又作〇

賜 兩元刻 單若本 賊 西湖本浸陸 西浦 單若本

命 兩元刻

地砦主蘆桑吳各解陳蒙爛土蠻官天程牙男天程
 孫等桑林獨力長官亞浪男洛磨界牌衛砦主乞把
 上爛土砦主陳爛虫下爛土砦劉國圍麻乃砦主猫
 的傷谷記砦主猫青珪等以刀槍檀馬來獻延祐四
 年洛磨反初招附時洛磨稱病遣其子各里及大砦
 主都罷落能等赴省既而同降者楊銀延訴各里非
 其子乃奴子各午也至是侵水手浪等處至治二年
 四月播州上言招降洞蠻北心砦官盧崩信備大晏
 大關砦王安吉力上洛磨砦羅傲水洞砦官黎海
 上錢廝亮大小荅架砦官黎桑皮歪廬客錢等
北海南 至元二十八年瓊州安撫使陳仲達上言乞
 招生熟二黎降旨許之招到本州生黎大錫
 小錫端趙麻山等四洞王氏平等出降皇慶二年黎
 賊王奴歐等反偽稱平章元帥立國設官焚劫百姓
 三年正月奴歐等降刻箭誓不復亂使之歸業然羅
 襖等處兵未散延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黎盜百
 餘人入橫州永淳縣殺達魯花赤磔死民義劫傷縣
 尉走賓州古辣村至治元年九月黎賊犯茶洞燒民

居二年七月黎人王火燒攻劫百姓捕獲其黨蒙毡
 甘佛龍彭瘦等火燒劫獄奪去又陷南偏洞砦殺奔
 采 **廣東** 至元二十年九月廣東黎德區將軍聚十萬
 人攻元僭號殺居民陷城邑又增城縣蔡大
 老鍾大老唐大老皆應之據平康下里東團村等處
 官軍破之區將軍走藍糞營官軍追燒之延祐三年
 三月德慶路徭蠻叛既而令山主五世祿山主李伯
 達招降圓麻山徭人盤郎梗盤古綴王窮賜等出官
 至治二年徭人何窮賜阮窮賜等降 **江西** 至元十四
 出月徭戲馮岳護犯新會縣西通社 **江西** 至元十四
 州長汀賊黃廣德自稱天下都大元帥刻都帥印又
 立為天從廣德皇帝設銅將軍鐵將軍等號五月沙
 縣賊謝五十自稱擎天將軍尋皆平定十七年南康
 都昌縣杜可用反號杜聖人偽改萬乘元年自稱天
 王民間皆事天差變現火輪天王國王皇帝以譚天
 麟為副天王都昌西山寺僧為國師朝廷弼討敗
 之 **命** 江西招討方文禽可用元貞二年七月贛州興
 國縣籠坑民劉六十名季撰妖言張偽榜及劉季天

鬼西元刻

祖 翠岩本同西湖本字
翠岩本同西湖本字

翠岩永西湖水

翠岩國西湖命

翠岩本同西湖本字

元 卷四十一 三 脩德堂

旗自稱劉王刻皇漢高祖廣新之帝并行王二印設
朝殿開行省置丞相左右承將軍軍頭等官宣言止
殺官中人與張大老作亂八月捕獲六十自裁不死伏誅
省左丞董士選討之十月捕獲六十九反與其黨聚鬼
延祐二年四月贛州寧都州蔡五九反與自號洞
子寮五王廟殺猪置酒俱執錫撈槍刀五九自號洞
主六月五九率眾劫掠村落郡邑殺寧都州趙同知
圍寧都州燒四關八月三日官軍開門與賊退五
九自稱蔡玉騎馬列儀衛張漢高祖造戰棚砲架攻
具其勢甚張又犯福建地奏遣兵討之九月江浙江
西西省會兵至石城縣弓兵宋伏
成於鬼子寮木麻坑禽五九伏誅 福建 至元十六年
閩地八十四畝未降者十七年八月陳桂龍父子反
漳州據山砦桂龍在九層際禽陳吊眼在漳蒲峰山
若陳三官水篆畬羅半天梅龍長窖陳大婦客寮畬
餘不盡錄十八年十月官軍討桂龍方元帥守上饒
完者都屯中饒時桂龍眾尚萬餘拒三饒尋捕得其
父子斬之南劍州丘細春反行鎮國開國大王收元

龍完

萬剪髮文面號陀頭軍據政和縣十月詔史弼高興
劉二拔都伯顏將兵討之與福 浙東 至元二十一年
建忽刺出會合華敗自焚死 天崩地陷合有聖
縣有王仙人者言今年五星期斗天崩地陷合有聖
人出招立大將置寨黃都南溪氏陳再一等從之為
亂敗自焚其屋赴火死二十六年二月台州寧海人
楊鎮龍反據玉山縣二十五都偽稱大興國皇帝置
其黨厲其為右丞相樓蒙才左丞相以黃牌書其所
居門曰大興國改安定元年乘黑轎黃綃轎罩黃傘
得良民刺額為大興國軍四字二月一日殺馬祭天
受偽天符舉事蒙才等拜呼萬歲有兵十二萬七萬
攻東陽義烏餘攻嵎縣新昌天台永康宗王甕吉解
浙東宣慰使史弼討之鎮龍陷東陽縣尋禽誅獲其
二印一皇帝恭膺天命之寶一 湖北 大德五年閏八
護國護民威權法令奉命之印 月懷德府麻用
南木達結權生蠻獍狃狃于麻用州界立砦殺掠
田人十什家劫辛苦村洞主仰闕驢家皇慶二年十

元 卷四十一 三 脩德堂

特元刻

西湖水翠岩水

芋

汶翠岩水
西湖水翠岩水

翠岩水

嚴翠岩水
西湖水翠岩水

西湖水翠岩水

元文類 卷四十一 五 脩德堂

一月靖州青符團石榴山蠻吳干道作亂尋降延祐
 元年沅州胡老鼠猺賊作亂三月招出其黨蒲徇尚
 金朝李部凱至甕省若出官七年六月慈利州貞家
 山居民貞公結懷德府河者洞驢合什用謝甲洞巨
 仙什用恩石洞没尔什用安湖南至元十五年全州
 俱洞重達義等侵白水泉界教授唐子定奉府
 檄招下清湘縣西延溪蠻皆持木狀赴府中降沽油
 團屋孫耶捧水團門客耶師哥罵耶專田團喚無米
 耶喚社勾耶龍堂團近師耶王哥羅勾猺猛口團客
 多耶小池團祖女耶穿弟傘匠耶等共二十餘團此
 獠人居深山窮谷巢穴中不巾不裳赤脚露脛衣用
 牛羊血點白布作青花逐幅相體奏成無領袖耕山
 地種豆薯蕷產楮皮厚朴大德二年郴州可大老叛
 官軍殺其劉尊長王寨司等又有黃公爹者亦反
 四川至元十四年五月降旨付西川諸蠻夷部宣慰
 使替順使招思州田景賢瀘州可南番蠻王河
 永叙州筠連騰串豕鷲昔霞等處諸族蠻夷十五年
 叙州剝骨蠻殺使者十七年六月施州市備大盤散

毛等洞溪納款十九年發都掌阿永等民為兵征峇
 馬刺都掌等上言宋時未嘗僉軍乞以馬牛助軍需
 從之未幾征亦奚卜薛起軍酋長阿峻等亦不從命
 二十二年正月討降又巴聳農洞諸蠻三十年十月
 西川行樞密院奉詔征鐵州茂州汝州西番蠻夷其
 殺戮降下者必力溪等十五砦其砦主曰牛特○蛇
 必○烏麥○蒲雪韋吠○舍具○得輸○只禪○非
 白○東非○勾巴等也其未府而當征者西番螳磨
 ○髑成○獨秦罷○強獐徹垓○顏蘇○五則○客
 客昔多○坡必立○兀刺○新而元○立山等也○客
 六年陝西平章也速答兒奉命進兵討順元羅鬼鳥
 撒烏蒙東川芒部叛蠻九月也速答兒自叙州慶符
 直衝矣娘州烏嚴參政阿答赤自長寧直衝芒部降
 下十八九回軍就糧至永寧阿永蠻雄挫反雄挫藏
 八番反蠻蛇節部曲阿檀及其妻折躬折利及芒部
 納即弟卧踏故於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反於赤水河
 也速答兒就討之射死阿都奪其金裹甲鑊子搶九
 戰得出叛境閏五月雄挫妻蘇池與招降官蔡閏丈

元文類 卷四十一 五 脩德堂

笑刻

字一紙畧曰阿具阿卑賈得榜文為我住在山箐別
無同伴蠻官我自來不管官事順元結連諸夷作亂
差人邀我同叛我雖是親戚斷不曾聽信又言聽得
羿子殺訖使臣不是蠻官本情我親去單洛具與眾
蠻官報知然後出來軍中再令閏往招雄挫六月遣
阿加阿抱持文字來大意謂我不反使臣貪婪所致
十四日雄挫遣牌頭阿底下夷人阿大遜文字降陝
西省右丞而種病不出但令永寧路同知阿况之子
委界赴官蓋其叔父也又與必能阿模同行朝廷必
欲令雄挫入朝移文行省不出則進討十一月雄挫
呈擇二十四日起程續又呈再擇十二月初三日狗
日出部未等二十九人赴京都賞衣服弓矢鞍轡
放回至大元年三月大弟什用集洗王不鬼散毛等
洞兵侵者等洞既而出降遣墨施什用答晏什用赴
關五月歸州巴東縣唐伯圭言十七洞之眾惟容
洞用告洞抽攔洞有壯士兵一千餘皆不足懼也
官軍討之可分四道其一自紅鈔寨直趨容米○玩

末未 翠岩

而元刻作其

若翠岩

翠岩樹西胡厨

珍○昧惹○卸加○阿惹○石驢等洞其一從苦竹
砦抵桑厨○上桑厨○抽攔洞其一由紹慶至掌摩
○大科○陽蔓師○大翁迦洞其一徵又巴洞問十
萬大帝什用洞兵接應如此可平至治二年散毛洞
蠻大望什用劫掠黔江縣五里荒三年五月順元
洪番安撫劫掠卜哥所管砦民銅鼓牛羶等物
番至元四年五月崇慶等處從宜王遇等令已降西
番番人大番官旁木及阿里吉招到西番大和尚解
設○三卜魯大蒙○答谷族思蓬怯○將同族速恭
麻○拘宰族鮮酌等共十一族七年從宜府遣投降
番官額和尚招到遠番和尚石本雜○汝鳳川番官
獨然珊入朝二十三年陣骨族六彪及其子合彪結
羶單族條竹族寇脫思麻路敗之二十六年豐州西
番人朶兒只牙思招到生番心撻等八族降至大三
年二月雲南省蒙光路土官解罕上言有弟三瀾在
西天界藍塞守邊大德八年三瀾來言西天地僻不
知是何達達軍馬奪數砦而去今年正月三瀾復遣
火頭官堯來言西天使來又有達達軍馬殺西天王

母翠若
隄雨元刻

吉雨元刻

思雨
九刻同上不以
必有一誤

勸雨元刻
綱雨元刻

玉

而立其孫奪其堡寨所乘馬甚高大蹲伏乃可韉鞍
問此疆之外其主者誰西天王對白衣所居歸屬大
元為民出賦久矣遂出大箭三金段一使致信於白
衣曰我得之地我為主在爾之地爾自主之無相侵
奪今來使以其箭與金段授三瀾毋攬陶有此邊警
不敢不報事聞朝廷命雲南省體探提備施行至治
元年土蕃宣慰司呈孔提谷克兒等七族番賊阿娥
弟蒙者等伏五盧平林內殺傷官軍又昌東○着思
巴○八郎篤公○參卜郎○赤珊○阿八○必只刺
等東西萬里俱係生番其八郎朶公劫朶兒只八站
馬二百
遼陽嵬骨 前以海勢風浪難渡征伐不到
餘匹 烈迷嵬骨等地去年征行至弩兒哥地問得兀
因告 烈迷嵬骨稱欲征嵬骨必聚兵候冬月賽哥小海
的哥人厭薛稱欲征嵬骨必聚兵候冬月賽哥小海
渡口結凍冰上方可前去光征解因吉烈迷方到嵬
骨界云云大德二年正月招討司上言吉烈迷人百
戶蓋分○不忽里○等先逃往內豁曠與叛人結連
投順嵬骨作耗奉旨招之千戶皮牙思以為蓋分等

已反不可招遂止大德元年五月嵬骨賊瓦英乘吉
烈迷所造黃窩兒船過海至只里馬背子作亂八月
吉里迷人奴馬失吉過海至為子岩遇內豁曠人言
吉烈迷人牙乞木稱嵬骨賊與不忽思等欲以今年
比海凍過果夥虜掠打鷹人乞討之既而遼陽省咨
三月五日吉烈迷百戶兀觀吉等來歸給魚糧綱扇
存恤位坐移文管兀者吉烈迷萬戶府收管六月五
日官軍敗賊於吸刺豁曠七月八日嵬骨賊王不廉
古自果夥過海入拂里河官軍敗之九年六月吉烈
迷人甲古報嵬骨賊劫南木合等官軍追之不及過
拙墨河劫掠至大元年吉烈迷百戶乞失乞乃言嵬
骨玉善奴欲降遣大河沙者至訥里干又吉烈迷人
多伸奴亦吉奴來言玉善奴瓦英等乞降持刀甲與
頭目皮先吉且言每年貢異皮以夏間答刺不魚出
時回還
圓明和尚 延祐七年六月十三日夜奉元
云云 縣終南景谷小高山僧圓明和
尚就扶風小員大家糾合蘇子榮等五十餘人各執
桑木笏持二劍祀星斗偽即位為皇帝眾呼萬歲圓

明和尚者姓白名唐兀台年三十七耀州美原縣探
馬赤軍延祐七年四月小高山湫池邊建禪菴誦經
尋移其母馮閏娥與弟廣師皆來菴中蓋_壁人來燒
香者受戒牒因與子榮等相識至是誠以七月五日
攻奉元路舉事其徒言普覺長老和尚土元甲子合
坐大位六月二十九日扶風縣人告變官軍捕之唐
兀台提劍夜二更欲出山走官軍圍之遂相射雞鳴
時復回菴中七月一日陝西省參政朶里只_史中
奉以兵捕賊唐兀台藏其母林中與妻妙師及其黨
西循秦嶺走久之棄偽印章草肉又無糧唐兀台與
妙師藏林中令人下山探伺消息八月五日午時唐兀
台困睡官軍追及執妙師等唐兀台脫走九日奉元路
達魯花赤伯顏于白_燧平河禽唐兀台伏誅○招捕事
不止此是惟取其人名地名及事與序相干者入注中

軍制以下元翠
巖精舍本無

軍制

西胡本此下另板起無軍制二字

以上元本卷四十一卷終

世祖卽阼建官位事侍衛則有左右前後中諸衛衛

設親軍都指揮使外此則萬戶之下置總管千戶之

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總以樞密院皇太子兼

樞密使節制天下兵方面有警則置行樞密院事已

則廢而移都鎮撫司屬行省命長官一二人領之萬

戶千戶百戶分上中下萬戶佩金虎符符_跌為伏虎

形首為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別千戶金符百

戶銀符萬戶千戶死陣者子孫襲爵死病則降一等

總把百戶老死萬戶遷他官皆不得襲是法尋廢今

無大小皆世其官獨以罪去者否號部伍曰翼百戶

而下繇散兵官本翼則免其家為卒他翼者不免千戶而上雖本翼仍不免幕官久次積階至四品得為千戶而軍士則初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盡科為軍有事則空營帳而出十人為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鬪下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又籍之曰漸丁軍既平中原發民為卒曰漢軍或以貧富為甲乙戶出一人曰獨戶軍合二三而出一人則一為正軍戶餘為貼軍戶或以男丁論嘗

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又或以戶論二十戶出一卒而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士卒之家為富商大賈則又取一人曰餘丁軍至十五年免或取匠為軍或取諸侯將校子弟充軍曰質子軍又曰禿魯花軍皆多事之際一時之制天下既平嘗為軍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詐增損丁產者覺則更籍其實而以印印之病死戍所者百日外役次丁丁少者再予五十日死陣者復一年貧不能役則聚而一之曰合併貧甚者老無子者落其籍戶絕者別以

民補之奴得縱自便者俾為其主貼軍逃而還者復三年又逃者杖之投他役者還籍中醫而良者奏復其房其土田則初視民輸半租既而蠲四頃曰贍軍地餘田賦如常法既得宋兵號新附軍大率蒙古軍探馬赤軍戍中原漢軍戍南土亦間厠新附軍諸國人之勇悍者聚為親軍宿衛而以其人名曰欽察衛康里衛阿速衛唐兀衛內外卒皆以時踐更又有遼東之糺軍契丹軍女直軍高麗軍雲南之寸白軍福建之畚軍則皆不出戍他方蓋鄉兵也又有以技名

薄藏西湖本缺二
紫自不給糧起正功
皆已止

者曰砲軍勞軍水手軍應募而集者曰答刺罕軍此不給糧餉不入帳籍俾為游兵助聲勢虜掠以為利者也其名數則憲宗二年之籍至元八年之籍十一年之籍而新附軍有二十七年之籍非有旨雖典掌者不敢擅發亦不得閱其數軍出征戍家在鄉里曰與魯州縣長官結銜兼與魯官以蒞之此其槩也事之見簿書者具諸左方

軍器

是編載兵器而附軍需之料例名物具工典此其給

納之事也至元初命統軍司造兵壞則諸萬戶行營
 選匠自修之則內有武備等積貯列郡設雜造局歲
 以鎧仗上供其精者有西域礮摺疊弩皆前世所未
 聞軍需則糧鈔衣帽靴袴至製燧馬馬蹄澁魚網
 斧鎌鴉鏤渾脫之類是也

太宗四年十戶辦軍衣十套每套四件帽綿襖綿袴靴○軍器有十五稍九稍七稍五稍三稍砲至元二年令統軍造司兵器或修補則各萬戶軍中選匠置局自治之四年上都李仲成造靴車神鳳弩射入百餘步六年教頭李初言乞造軍器教士卒武藝奉旨各色內上造一真者餘以木為之○軍需有馬脚澁披氈夾袋火鎌木梳絆布帳鐵櫛鐵觀斧鎌柳編子柳觀氈帳鐵鑢鐵鴨鏤鐵篋籬渾脫鐵於十一年造絮四石斗力柱子弩二石斗力三十年取江浙省紙

信砲皇慶元年新附軍甲仗收于本萬戶封置有調遣則給與之

教習

陣有奇正人有坐作兵有擊刺必耳金鼓目旗幟千
 萬夫如一人則始可用矣神元上世北戴斗極以立
 國寓兵法於獵開闔聚散嚴矣及取天下四征不庭
 水陸之師莫不教總故能東西討伐所向無前承平
 既久愈益不廢諸將麾下悉設教首勸賞情罰皆有
 著令今載其見于簿書者使後有考焉陣圖戰藝秘
 不示衆

整點

天子新卽位則分遣樞密院臣僚乘傳行諸省洎列郡考成將所典之士壯若孺校其籍之數觀馬肥若瘠與兵之利鈍甲冑鞍盾之堅脆弦箠弓矢旗幟之新弊什物之備否大閱行賞罰還奏吏文曰整點一則以受圖膺賞之初振舉庶政而武事其一則以警動天下耳目而備不虞此常制也餘則或有征伐亦閱所當遣卒於期會啓行之方或外本兵者廢革而藩方新有其軍必覈實齊一之或受任者怠於事

而往作其弛墮皆整點如上今雜載之第是數者非得旨皆不敢行

功賞

賞典軍中要事也其有戰守功登賞者皆已隨事附載見於事者則或已過時追念其功而賞或索數功而總議行賞或泛以征伐勞苦而有所賜予或興土木之役畢事而犒之或遣使整閱天下兵還奏恪慎效職而遷擢者也自世祖已前則簿書闕焉

責罰

事
西湖書院本
作是

國家用兵行師數矣責罰之見於纂述者甚少蓋因
事致罰者各隨其事而見此所錄率多雜罪如賞典
云

宿衛

屬橐鞬列宮禁曰宿衛軍國有大朝會徧徵諸侯王
入京師之歲所司設廬芟環大內士晝夜居其中以
備非常既朝會則罷之曰宿衛軍皇帝祀郊廟幸佛
寺蹕街清道曰儀仗軍從幸畿甸曰扈從軍坐帑藏
倉庾誰問出入搖鐸警夜以護天子之良貨賄曰看

西湖書院本作圍
宿軍

守軍皇帝幸上都從留守大臣以夜鐘時出譙樓下
分行國中衢陌察盜賊至曉曰巡邏軍歲遭繇海至
枯水口輸海津倉五方人全集惡少不逞游警其間
出千人彈壓曰鎮遏軍如上雜載一卷舉一以附其
餘曰宿衛類云

屯戍

國初征伐駐兵不常其地視山川險易事機變化而
位置之前却進退無定制及天下平命宗王將兵鎮
邊徼襟喉之地

如和林雲南回回畏吾
河西遼東揚州之類

而以蒙古軍

屯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漢軍探馬赤軍戍淮江之南以盡南海而新附軍亦間厠焉蒙古軍卽營以家餘軍歲時踐更皆有成法獨南三行省不時請移彼置此樞密院必以爲初下南時世祖命伯顏阿木阿塔海何里海牙阿刺罕與月兒魯字羅輩所議定六十三處兵也不可妄動奏卻之此其槩也

工役

軍之役土木者率以築都城皇城建郊廟社稷宮殿籍田官府寺舍倉庾沿道築堤堰牐壩造橋梁開漕

河大祭祀掃除壇壝之類餘則建佛寺起塔樹幡竿脩寺僧之水碾爲大臣築第拽碑石與伐船材斫葦被城上理鹿圈黃羊圈百人五十人則樞密院指撝過是則奏間亦給傭直洎糧然第畿內事也外郡則惟脩甘州城且建倉浚咸平府清寇河之游理寧夏浮圖一百又八而已

存恤

國家恤軍士至矣然吏予奪之際亦有文致刻者朝廷忠厚久亦悉釐正之虞其飢賜之糧餉寒給之衣

歲荒振其妻子由戰戍歸道中有司續食病者療之不幸而死予鈔二十又五貫曰墳瘞錢將校倍之使藁殯行營旁俟其同鄉縣人爲卒更代得歸者命負置駭骨其家不既至矣乎始定制卒之陣死者復其家一年病死者半年傷而扶還以斃者比病死樞密院以爲戰而傷還死營壘中異屯居告終枕席亦畀復一年又卒以月朔旦受糧不幸病死自死至月末盡日之食曰破月糧有司復徵入倉廩或病時已賣糧爲資用則取償其火五人糧曰措除逃去者亦俸

指其日徵之如上法在位者婁上言非便乞無多寡盡賜以買棺又官吏病滿告百日報罷其破月俸米過其月五日者亦仍給之又其比也事下版曹執舊比不變廟堂不聽卒免遠戍病死者破月糧而逃者

徵如故不既忠厚乎至元十五年八月樞密院議陣亡軍存恤一年病死者存恤半年若臨陣攻戰被傷還營致死難同屯居病亡合從

陣亡例存恤至治元年六月龍興副萬戶王武德言

廣東身死軍追措支過月請鹽糧非便甘肅行省亦嘗言開除軍士照葬身死在逃月日食用不盡鹽糧

却於見在軍內就虧見役軍人又南安路總管管

府判官牟規上言病故軍閔下或十日或半月鹽糧拘收還官不便乞今後無問多寡盡給爲買棺之用似望死生不致失所

西湖李元字墨園

除

元文類 卷四十一 何德堂

若 西湖本同疑誤

本月初九日十一日以後身死官司俱將已支各軍破明鹽糧作門下數目於下月實在軍糧內扣除伏親首部定倒諸官吏患病百日作關支過俸米除全月回納還官外據支過破明俸鈔如已過當月初五日非屬破月糧數免徵都首送戶部謝身死及逃軍拋下米糧擬合拘收還官如無令所管頭目陪納已施行依上施行訖都首以所擬未當再下本部邊遠戍軍病故支過口糧既已費用若令扣除陪納若失優愍之意擬合免徵次月隨即開除却不得因時虛椿捏合冒破官糧仍令肅政廉訪司體察

兵雜錄

兵雜錄者其所以錄之意義見總序此其事

馬政

國朝肇基朔方地大以邊遠橐駝馬羊牛不可以限量

西湖本作十有四所

而數計今牧馬之地東越耽羅北踰火里禿麻西至甘肅南暨雲南凡二或四所又大都上都以及玉你

伯牙折連怯呆兒地周迴萬里莫非監牧之野在朝

置太僕寺典御馬及供宗廟影堂山陵祭祀與玉食

之桐乳馬之在民間者有抽分之制數及百者取一

及三十者亦取一殺乎此則免牛羊亦然其抽分之

地凡千有五或遇征戍及邊圍乏馬則和市拘括以

應倉卒之用非常制也悉類以述于茲太僕寺典御馬左股烙官

印號大印子馬其印有兵古貶古濶卜川月思古幹樂寺名產印即烙太廟祀事及諸寺影堂用乳酪則

騎當作駒依西湖本改

乘西湖本漫漶以
云改

沙靜下西湖本有
字漫漶宜字格

供牝馬駕仗及宮人出入則供尚乘馬供上及諸王
 百官擲乳取黑馬乳以奉王食謂之細乳諸王百官
 者謂之粗乳又自世祖皇帝而下山陵各有醞都取
 乳以供祀事號金陵擠馬盡三年以與中山陵者拈
 分羊馬太宗時家有牛羊馬及百者取物牛羊馬各
 一頭入官物馬物牛物羊及十頭者亦各取一頭入
 官定宗時諸人牛羊馬羣十取其一隱者有罪憲宗
 時取其一盛宗時每年七八月間委人賫聖旨來
 驛赴所該州縣與民官眼同抽分十月分赴者交納
 宣徽院羣上及百下及三十者抽分貢不及三十者
 免共十河處虎北口南口駱駝嶺曰馬甸遷民鎮紫
 荆關丁寧口鉄門關軍源口沙靜忙安倉庫坊與和
 等處遼陽等處察罕腦兒又世祖時不許販馬過南
 界黃河以南潼關之東直至斷縣非官中人不得騎
 馬皆令賣之於官中仍
 禁拽車拽碾及耕地

新字西湖本漫漶

屯田

因西湖本漫漶

國家平中原下江南遇堅城大敵曠日不能下則因
 兵屯田耕且戰為居久計當時無文籍以誌制度之
 詳不可考既一海內舉行不廢內則樞密院各衛皆
 隨營地立屯軍食悉仰足焉外則行省州郡亦以便
 利置屯甘肅瓜沙河南之勺陂洪澤皆因古制以盡
 地利雲南八番海南海北本非立屯之地欲因之置
 軍旅於蠻夷腹心以控扼之也其和林陝西四川等
 或以地所宜或以^為邊計慮至周密法甚美矣其置立
 之由增損之制收穫之數賞罰之規悉具左方

西湖本
程糊

水當作永
里當作軍

郭山西本標糊

上山西本標糊

鄧山西本標糊

儲同 二字山西本
不可辨

〇〇〇〇〇

元文類 卷四十一 三 脩德堂

樞密院所轄 左衛屯東安州永清縣軍二千田一千

營司場院廬舍牛二千〇右衛屯永清縣軍一千田餘地立

縣餘同左〇中衛屯香河武清寶坻餘同〇前衛屯

霸涿雄三州益津文安新城〇後衛屯水清霸州〇

武衛屯保定之定興霸州涿州里三千田千頃牛四

千〇左翼屯會川縣滄清二州置屯田萬戶有軍二

千田一千三百九十九頃牛一千六百〇右翼大都

之武清保定之新城一千五百人田六百九十九頃

田在郭雄二州牛三百七十〇中田侍衛屯大同之

平地朔州之馬邑一千人二千頃滑州靜海七百八

六百五十六頃〇龍翊侍衛屯文安八百人三百頃

〇左衛率府屯武清三千人二千五百頃〇宗仁衛屯

薊州大寧路上金山二千二人二千頃〇宣忠扈衛屯

一萬人司農司所轄永平屯馬城三千二百九十九

四百頃〇營田提舉司武清二千一百餘戶田三

千六百頃〇廣濟署屯滄州一千二百

千五百頃牛三千六百〇

三十一萬二千二百宣徽院所轄淮東淮西屯淮安

田一萬二千六百頃東海州高郵招泗

通泰淮東淮西淮安州塔山徐郢沂一萬一千七百

戶田一萬五千二百頃牛三千二百六十六〇豐閏

署屯薊之豐閏縣八百三十戶田三百五十頃〇寶

坻屯寶坻縣三百戶田四百五十頃〇尚珍署屯堯

州四百五十五戶腹裏所轄大同屯儲府大同山陰縣

九千七百頃上都置司典松州分司軍嶺北省屯稱海

虎賁司屯上都置司典松州分司軍嶺北省屯稱海

三千佃戶七十九戶田四千二百頃遼陽所管大寧路海陽屯遷馬鎮置

河四千六百戶遼陽所管大寧路海陽屯遷馬鎮置

六千四百頃〇金復州屯本路置司忻都察

百三十九戶田四百頃〇肇州屯蒙

百九十九戶田四百頃〇肇州屯蒙

立屯三千六百戶二千五百頃〇肇州屯蒙

古女直屯戶六百五十戶田一萬六千頃牛四千〇洪澤

陽民地 六屯六千戶田一萬六千頃牛四千〇洪澤

淮安之白水塘黃家曠一萬六千戶田三萬

元文類 卷四十一 三 脩德堂

田字西
湖本不
可辨

五千三百頃 ○勺陂安豐之安豐縣屯戶一萬四千
 ○德安屯浮城畷豆陂環河磨山省港篙子港潭陂
 澤河港陂李陂十屯屯戶九千三 陝西屯 櫟陽涇陽
 百軍五千九百田八千八百頃 彭原安西平涼終南渭南共七千五百戶田五千八百
 百頃 ○陝西萬戶府屯蓋屋之孝子村張馬村古園
 莊亞拍鎮寧州之大昌原德順州之威戎二千六百
 戶田八百一十頃 ○貴赤延安屯二千戶田四百八
 十 甘肅寧夏屯 西安州置司塔里里置屯二千三百
 頃 州屯甘州置司黑山滿峪泉水渠鴨子翅屯二千
 二百九十九戶田一千一百六十頃 ○營夏營田司屯
 棗園納伶站唐來渠尾立屯二千一百戶田一千八
 百頃 ○寧夏官屯鳴沙州置司九百戶田四百四十
 頃 ○亦集乃屯合卽渠置 江西西安砦兵屯 贛之龍
 司二百戶田九十一頃 江之漳浦軍三
 五龍相鄉田處三千二 江浙省汀漳屯 汀之上杭漳
 百戶田五百二十四頃

千田四百 高麗屯 東寧府鳳州等十 雲南威楚提舉
 七十頃 屯每屯五百人 ○大理金齒屯軍

司屯 六十三戶田一百六十五雙 ○鶴慶路屯軍一百五十二戶民百戶田一千雙 ○

威楚軍民屯軍三百九十九戶民一千一百戶田七
 千一百雙 ○武定路屯一百八十八戶田七百四十八

雙 ○中慶軍民屯軍七百九十九戶民四千一百戶田二
 萬二千五百雙 ○曲靖屯曲靖江仁德三路立屯

萬一千戶田九千雙 ○烏撒屯軍百十戶民八十六
 戶 ○臨安路屯逮水州立屯二千四百八十八戶田五

千一百雙 ○烏蒙屯軍七百戶田三千七百八十雙
 梁千戶屯立於烏蒙 ○羅羅斯屯會通建昌會川德

昌立屯四百七十戶 ○烏蒙屯軍五千田千七百五
 十四 廣元路屯八十七戶田九頃 ○叙州屯長寧

軍富順州立屯四千四百戶 ○順慶路屯五千戶潼
 十一戶 ○嘉定路屯十二戶 ○重慶路屯三

川屯一千四百戶 ○夔路屯五千戶 ○重慶路屯三

元文類 卷四十一 倫德堂

雙 字與引

正字通溫庭筠詩

招客先開甲雙王

命物注雙五畝也或

日唐書南詔傳官

給田四雙為二百畝

又雲南雜志俗耕

四三人使一牛前牽

中壓後驅犁一

日為一雙又陶九成

輕耕得謂一雙為

四畝佛地以二畝為

一雙蓋各從其方俗

而名之非有成數也

按此為雲南志

徑雲南雜志云

徑雲南雜志云

徑雲南雜志云

頃

慶上疑脫崇字
西湖南有

千五百戶○成都路屯五百十戶○保寧軍屯千一百
 戶田一百十八頃○敘州軍屯宣化縣隅口左屯二百
 戶田四十一頃○重慶五路路萬戶府屯三堆中槽趙市
 立屯千二百戶田四百廿頃○夔路萬戶府屯崇慶州
 簸箕莊遂寧州北坵立屯三百五十戶田五十六頃○
 成都萬戶翼屯崇慶州義興鄉楠木園立屯二百五十
 戶田四十二頃○河東陝西萬戶府屯灌州之青城陶
 興崇慶之大柵頭千三百戶田二百八頃○廣安萬戶
 府屯慶之七寶坵立屯百五十戶田廿六頃○保寧萬
 戶府屯崇慶州晉源縣之金馬五百六十戶田七十五
 頃○叙州萬戶府屯青城二百二十戶田三十八頃○
 五路萬戶府屯崇慶之大柵鎮孝感縣灌之青城縣之
 懷仁鄉千二百戶田二百三頃○興元金州萬戶府屯
 晉源之季感鄉三百四十戶田五十六頃○隨路八萬
 戶府屯灌之青城温江縣八百三十戶田百六十頃○
 舊附萬戶府屯青城崇慶一千戶田百廿九頃○砲手
 萬戶府屯青城縣龍池鄉九十戶田十六頃○順慶軍
 屯晉源之義興鄉江源之將軍橋五百六十戶田九十

十

雷 山湖南同

雷 種

御 西湖南有
疑當作榭

八頃○平陽軍屯青城大柵三百九十戶田六十九頃
 ○順慶萬戶府軍屯漢初白土舉于平六百五十戶田
 百一十四頃○廣安萬戶屯新湖廣海北海南屯瓊
 明立屯雷百一十七戶田二十頃
 屯八千三百百五百六十頃○廣西兩江撞兵屯上
 浪忠州那枝御雷雷水口藤州四千九百戶田六百四十
 ○御州屯衡陽之青化永州之烏符武
 崗之倉立屯千五百戶田三百一十頃

驛傳

國家驛傳之制有府寺通政院兵部脫有符節圓牌

札有次舍有供頓馬車牛驢狗轎驛傳之在漢地者兵部領

之在北地者涖以通政院郡邑之都會道路之要衝

則設脫脫禾孫之官以檢使客防姦非驛各有主者

元文頃 卷四十一 備德室

以典其事此其府事使者銜密命以出或急遽不能待有司文移則典瑞院徑自御前出金字圓符付之卽佩以行次有銀字者以常事遣則省部給御寶聖旨水行者給船劄此其符節驛中有堂有室有庖湏兩驛相距道脩則道半別置官舍以憇號邀驛此其次舍使者宿驛中則給米泔酒各一升麩泔肉各一斤日全飡不宿而過者給半飡冬之炭夏之冰雨之製備焉僕從予米他不給陸行馬微者或給驢閩廣馬少或代以牛水行舟山行轎倦者給卧轎綱運以

車馬直險則丁夫負荷遼海以犬曳小輿載使者行冰上此其供頓其馬舟車之數視官崇卑事大小爲多寡民之役驛中者復其地四頃不輸租與兵士同然出馬供使客馬死輒買補之有正馬副馬或久而貧不能爲役別取可者代之使者不得枉道行杖館人擇善馬囊橐重不勝載非警急而疾馳馬致斃者皆有罪此又其事之大槩也進奏之邸在京師者曰會同館而綱運則號陸運提舉司云

太宗時制使臣日支肉一斤麩

一斤米一升酒一瓶十一年十月奉旨駙傳勿給懷騎馬如違給者乘者各杖五十七使臣無急事令乘

由疑四字誤

曾

赤湖本同

驛

驛

牛車中統三年奏西京等路舖馬疲勞擬令押運官坐車騎驢奉旨今後隨路車運官物止令押運官坐車乘驢不須給馬四年中書省定例使臣十月一日至正月三十日支炭五斤五年八月申書省奏站戶限四項免稅以供舖馬祇應已上地畝全納地稅至元二年中書兵刑部上言渾源弘州不會立站順天真定德興等路使臣背道徑行奉換舖馬中書省行下各處今後使臣止由正站走遞毋得經行不立驛站之處換馬○中統元年令霍木海總管管轄路站赤至元元年改革漢站令各路管民官掌管霍木海提領使臣起數舖馬強弱至元七年十一月立諸站都統領使司使臣非急務則乘牛驢事速則馳驛八年中書省議舖馬劄子用蒙古字各站未能盡識仰繪畫馬疋錢小印於劄子年月朔之後就左右司以墨印印馬數復以省印覆之墨印左右司封掌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沿海鎮守官蔡澤言泉州至杭州陸路甚遠外國進貢方物勞民負荷駟馬多死澤知海道舊有三千水軍合於海道立水站遞運免勞

百姓又可戢盜尚書省奏從之名曰海站後罷元貞元年六月九日丞相完澤奏哈兒賓地界舊立狗站十二所前者當站糧食出於百姓然其地不事耕稼數年以來站狗多死至站無以交換又赴前站轉致損乏站戶苦之每戶乞振鈔十定聞其俗用青珠宜相兼與之奉旨准奏

弓手

中統五年驗郡邑民衆寡置馬步弓手夜遊邏禁人出違者有罪皆以防盜也而京師南北兩兵馬司各至千人郡邑相拒遠村落有邸舍可居停者亦置之每百戶取中產者一人以充盜發期一月獲不獲期兩月三月一不獲則笞之至再至三則笞加多官有

綱運若流徒者至則執兵仗導從以轉相授受外此

則不敢役示專其求盜職也中統五年設馬步弓手

禁之法一更三點鐘聲定禁人行五更三點鐘聲動

聽人行有公事急速喪病產育之類不拘此違者答

二十里所有村店及二十戶以上者設巡防弓手關津

渡口食設之處不在五七十里之限百戶內取中戶

一名捕盜官領之有盜則立三限盤捉每限一月一

限不獲強盜一十七下竊盜七下兩限強二十七竊

十七三限強二十七竊二十七限內獲一半者免罪

中都設巡馬侍衛親軍內卷四百各至元八年御史

臺呈除捕盜防轉外不得差占十六年南城設一千

四百各北城七百九十五人今定制南兵馬指揮使

司一千各西北關廂巡檢使三十人南關廂巡檢使

二十七人北兵馬指揮使司一千人東關廂巡檢司

十八人畿內共五十二所二千八百九十九人上都

二十四所六百六十八人兵馬指揮使司二百二人

急遞鋪

轉送朝廷及方面及郡邑文書往來十里或十五里

二十五里設一急遞鋪十鋪設一郵長鋪設卒五人

急遞鋪

二十四所六百六十八人兵馬指揮使司二百二人

轉送朝廷及方面及郡邑文書往來十里或十五里

二十五里設一急遞鋪十鋪設一郵長鋪設卒五人

文書至則紀於曆視早晏標至時於封因以絹囊貯

而版夾之又裹以小漆絹卒腰革帶帶懸鈴手槍挾

襖襖賚文書以行夜則持火炬焉道狹車馬者負荷

者聞鈴則遙避諸旁夜亦以驚虎狼不苦又響及所

之鋪則鋪人出以俟其至囊版以護文書不破碎不

元文類 卷四十一 急遞鋪

襪積摺小漆絹襪襖以禦雨雪不濡濕槍以備不虞
所之鋪得之又展轉以去定制一晝夜走四百里郵

長治其稽滯者郡邑官復督察加詳焉而勤墮有賞
罰京師則設總急遞鋪提領所秩九品銅印官三員

又有號牌鎖匣印帖長引隔眼之法可謂密矣世祖庚申

四月大都東北西三道立一百鋪鋪兵一千一十八

戶北道左院花園至云州赤城四十二鋪每鋪十里

東道大興縣臘八莊至薊州蘆兒嶺四十鋪二百人

西道宛平縣通玄關至涿州澤畔鋪十八鋪百一十

四人又立開平至京兆鋪中統元年五月令隨處官

司直接鄰境兩界安置至本路宣撫司宣撫司直接

至朝省鋪每鋪丁五人縣官置簿付鋪遇有文字至

卽注各件到鋪時刻傳遞人姓名又置簿令轉送人

取下鋪押字交收時刻還鋪本縣時復照刷稽滯者

治罪與文書縣官以絹袋封記以牌書號牌長五寸

闊一寸五分錄油黃字書號邊關急速公遣用匣子

封鎖於上重別題號及寫某處文字發事時刻其匣

長一尺濶四寸高三寸黑油紅字書號以千字文為

號傳遞文字須管一時辰內傳遞三鋪燕京宣德已
北寧鋪十里計行二十里燕京宣德已南二十五里
一鋪一時行一鋪計二十五里二年四月禁不得私
自夾帶一毫物件轉送七月以傳遞文字損壞遺棄
委州縣未織投調行月就鋪照押其曆設鋪司一名
堂曆提調官不治事初犯再犯贖三犯答八年二月
以文字磨振遺失令文字到鋪裏以軟絹包袱又以
油絹卷縛夾版束繫賚小回曆一本到鋪交割附曆
訖於回曆上令鋪司驗到鋪時刻并文字角數及有
無開折損壞仍一晝夜走四百里鋪中什物十二時
輪子二枚鋪曆遇夜常明燈鋪兵各備夾版鈴攀纓
捨絹包袱油絹囊夜回曆九年左補闕祖立福合言
急者速也急遞名不佳宜改奉旨令老成人議之中

錄 西湖本同疑當
作錄

末織提調 西湖
幸處

疑當作末職提
調蓋今州將末
職提調其事耳

攀 西湖本同疑誤

囊

振 西湖
本同
疑誤
當作

州 西湖本同單

畫 西湖本作畫

謹 西湖本同疑當
作議

西湖本無文字

書令翰林國史院議更爲通遠鋪不果行二年二月
 以轉送文字不分緩急一槩遲滯令急者州油單羊
 皮表布裏青囊盛之一晝夜行至百里其餘用油單
 羊皮表布裏白囊盛書夜四百里尋改絹表布裏三
 十一年設大都總急遞鋪提領所九品銅印提領三
 員大德四年和林宣慰司言本處係蒙古草地無處
 轉遞文書令使臣順帶至治三年以及匿損破公文
 有失設法兵部謹每十鋪設郵長一人於州縣籍記
 司吏內差充一歲交承兩州縣相接之處鋪多者
 差相等者近年輪差使之專督其事於所管鋪分往
 來巡視務要修置亭舍什物就備附寫鋪曆分白依
 程式走遞文字從始官司量地遠近印帖長引隔眼
 於上明白票寫件數發行日時至各各郵長去處標
 寫發轉遞上下半月具遞過文字及各各日時申提
 調官依期親歷刷整點署押文案報廉訪司照刷各
 鋪稽滯損失文字或附寫不明不實郵長罪之罪在
 別鋪亦須互相舉呈上司行移究治郵長不能盡職
 提調官罪之三犯者罷仍去州縣籍記姓名一歲之

內克盡乃役畧無稽
 違者卽從優先補

祇從

祇從之徒出入訶喝左右指使者也總以首領副以
 面前猶古首面也從在京諸司者給食錢而省六部
 樞密院御史臺者積勞得除征官外郡者免其雜徭
 役腹內地取於輸四兩包銀戶南方則以徵稅至米
 三石之家充是皆庶人之在官者也其額視官府崇
 卑事務煩簡而多寡之出額冒居逐去又有守狴狂
 防囚徒者曰禁子追呼保任逮捕者曰曳刺附焉

鷹房捕獵

國制自御位及諸王皆有昔寶赤蓋鷹人也及一天下又設捕獵戶皆俾致鮮食以薦宗廟供天庖齒革羽毛以備用而立制加詳地有禁取有時違者罪之冬春之交天子或親幸近郊縱鷹隼搏擊以為游豫之度曰飛放故類鷹房捕獵四卷夫獵殺事也而列聖之仁政存其間殺胎者有禁殺卵者有禁歲饑而盜獵禁地者赦至皇慶間有司奏出幸時至我仁廟以穀不熟民困曰朕不飛放且勅諸王位昔寶赤皆

不聽出嗚呼萬世之下其**法**之哉

乙未年哈罕皇帝聖旨籍打捕

鷹房戶屬御位及諸王公主駙馬置打捕鷹房官今義辦鷹鷄鷓入宣徽院生料庫雜翎入武備寺瀉新活鷹鴨進入大廟神厨局俗皮入利用監鷹隼戶進鷹雉雞尾供光天大明諸殿及影堂憲宗五年正月奉旨正月至六月盡懷羔野物勿殺唯狼不以何時而見殺之無妨違者奪聽乘馬及衣服弓矢以賞見而言者見而不言者亦同罪又喻諸打飛禽人先帝聖旨有郊飛禽勿捕之今後鷹房人春月飛禽勿殺違者治罪中統三年十月有旨依舊例中都四面各五百里地內除打捕人戶依年例合納皮貨野物打捕外不以何人不得飛放打捕雞兔違者治罪又奉旨北口白馬甸南口三道集團獵違者籍沒一半家產斷罪仍遷其鄉於真定之南籍沒物賞告欵惟狼熊虎狐金錢豹可殺景州之東二百里外平樂州西南海邊易州之北及武清寶坻霸州保定東安州亦禁易州之南不禁至元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喻西湖本同

奏檀州禁地內劉得成殺食野物雖已詞伏緣其因
 例籍沒何以爲生奉旨免之明年房山民亦以饑犯
 禁依前例奏免之皇慶元年正月內參議中書省事
 秃魯哈帖木兒阿里海牙等奏飛放之時至矣丞相
 帖木迭兒令臣等奏聖裁上曰今年田禾多不收
 百姓饑困朕不飛放一年九月奉旨腹懷地今年田
 禾災傷諸位下毋令昔寶赤八兒赤前

六十一葉以前用元刻校
 六十二葉以後當寬善本再校

廿七日

道光壬辰八月初七日用元杭州路西湖書院本校六十二葉至終卷至元初刊本
 亦缺下半卷至正二年相蘇參議家獲觀元編集檢草較正得兩刊板本第四
 十卷內缺少下半卷計二十八板九千三百九十餘字不刊雕又於目錄及各卷
 內較正得中間九十三板脫漏差誤計一百三十餘字下杭州路西湖書院刊補
 改正奉吉於莊芝階孝廉仲方處假得元本卷首有中書省劉付兩道附記
 於此西湖書院本今不謂大字本予所藏翠巖精舍本今不刊雕字本也
 丙申五月望前假蔣藏西湖書院本重校

元文類卷之四十二

元

趙郡蘓天爵伯修父編次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雜著

憲典總序

皇朝憲典之作其篇二十有二焉而各以其序也法
 緣名與令自近始故名例爲法之本衛禁居令之先
 百官有司守法以奉上帝令御下故職制次之敬莫
 大於事神畏莫大於知義故祭令學規次之刑以弼

布 依西湖本改單
 若本亦誤帝

教威以戢暴故軍律次之禍亂式過生聚易爭故戶
婚食貨次之爭起於無厭無厭者好犯上故大惡次
之惡之初稔非淫卽貪故姦非盜賊次之淫貪之作
始於自欺故詐偽次之偽作於心徵於詞氣故訴訟
次之辭窮則鬪氣暴則殘故鬪毆殺傷次之庶獄備
矣庶慎興焉示爲法者非罔民也故禁令雜犯次之
知禁者罪可遠觸禁者罪不可逃故捕亡次之君子
立法之制嚴用法之情恕無求民於死寧求民於生
故恤刑平反赦宥又次之至於終之以獄空則辟以

客元刻同疑誤

元刻散字少缺
西洲本有散字

止辟之效成刑期無刑之德至矣此其爲序如是槩
而論其爲書則固五典之法書也治典非憲無以明
黜陟賦典非憲無以吝出納禮典非憲無以敬傲惰
兵典非憲無以律驕盈工典非憲無以懲濫惡其事
散殊其法周密故必隨事以分類隨類以表年綱以
著其約目以致其詳初若因目以立綱久乃從綱而
知目綱舉目張吏易遵行民易趨避而是書之體用
庶乎其爲得矣綱之所不能該目之所不能悉則有
附錄焉作憲典總序

名例篇

名例者古律舊文也五刑五服十惡八議咸在焉政有沿革法有變更是數者之目弗可改也傳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作名例篇第一

五刑

國初立法以來有笞杖徒流死之制卽後世之五刑也凡七下至五十七用笞凡六十七至一百七用杖徒之法徒一年杖六十七一年半杖七十七二年杖八十七二年半杖九

十七三年杖一百七此以杖麗徒者也鹽徒盜賊旣決而又鐐之使居役也數用七者考之建元以前斷獄皆用成數今匿稅者笞五十犯私鹽茶者杖七十私宰牛馬者杖一百舊法猶有存者大德中刑部尚書王約數上言國朝用刑寬恕笞杖十減其三故笞一十減爲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議者憚於變更其事遂寢流則南之遷者之北北之遷者之南大率如是至於死

刑有斬無絞蓋嘗論之絞斬相去不至懸絕
鈞爲死也特有殊不殊之分耳然已從降殺
一等論令斬首之降卽爲杖一百七籍流猶
有幸不至死之理嗚呼仁哉其三

五服

昔者先王因親立教以道民厚由是服制興
焉法家者用之以定輕重其來尚矣然有以
服論而從重者諸殺傷姦私是也有以服論
而從輕者諸盜同屬財是也大要不越於禮

與情而已服重則禮嚴故悖禮之至從重典
服近則情親故原情之至從恕法知斯二者
則知以服制刑之意矣國家初得天下服制
未行大德八年飭中外官吏喪其親三年至
治以來通制成書乃著五服於令嗟夫先王
所以正倫理明等威辨疏戚別嫌疑莫大於
是也豈特爲法家者設哉

十惡

人之罪無大於十惡者矣王法之所必誅也

元文類 卷四十二 何德堂
故歷代之律著之首篇國家任子之法舉人之條皆曰不犯十惡者始得預列嗟夫之二者之選豈必其人有是惡而後絕之哉言不犯者意其必無也意其必無而猶慎之知人之難也

八議

八議者先王用法忠厚之至情也故自周官至於唐律具載之國家待國人異色目待世族異庶人其有大勲勞於王室者則固當有九死無與之賜十世猶宥之恩歟若夫官由制授者必聞奏而論罪罰從吏議者許功過之相贖豈非八議之遺意乎故仍古律舊文特著于篇以俟議法之君子

衛禁篇

人君一身天地民物之所寄宗廟社稷之所託故君門九重出警入蹕非自衛也所繫重焉國家肇基淳德馭下乘輿行幸歲以爲常起居緝御扈從番直亦既周且慎矣今上皇帝入正大統內嚴管鑰外肅輦

元文類 卷四十二 三 何德堂
穀侍正置府通籍創符其爲長治久安之策所以幸
萬世者豈過計哉勅時幾弭奸慝作衛禁篇第二

職制篇

日月運四時行法度彰百官理至元班祿以來常任
則有省部諸院準人則有臺臣憲司立民長伯則總
而方鎮分而郡縣以及府兵閹閼之世襲宮邸湯沐
之樹建星列而棊布焉居積典守有官工肆視成有
官河有防賦有漕驛有置冠蓋往來則有王人之銜
命岳牧之移委受事旣殊隨事爲令其間禦暴而司

不
是西湖本不

平則捕盜典獄專庀厥司是故國中其守者曰總例
則揭之化外羈縻者用輕典則傳之於是職制備矣
嗚呼人君之遇臣下豈務恃法哉由夫才諂之不齊
資踐之雜進然後罪劾公私賊論多寡而風紀之責
望日益重矣定官箴謹侯度作職制篇第三

祭令篇

國有大事祀其一焉我朝稽古禋祀郊廟先齊擇日
集執事官朝堂讀誓誠以徇朝服再拜聽受而退祭
之日御史二人服其薦冠以莅之外而郡邑通祀部

元文類 卷四十二
穀侍正置府通籍創符其為長治久安之策所以幸
萬世者豈過計哉勅侍長耳下...
不篇第二

外肅聲穀

穀當作穀

仁壽記

則有省部諸院準人則有臺臣憲司立民長伯則總
而方鎮分而郡縣以及府兵閹閱之世襲官邸湯沐
之樹建星列而棊布焉居積典守有官工肆視成有
官河有防賦有漕驛有置冠蓋往來則有王人之銜
命岳牧之移委受事既殊隨事為令其間禦暴而司

不是白嗣本不

平則捕盜典獄專庀厥司是故國中其守者曰總例
則揭之化外羈縻者用輕典則傳之於是職制備矣
嗚呼人君之遇臣下豈務特法哉由夫才諂之不齊
資踐之雜進然後罪列公私賊論多寡而風紀之責
望日益重矣定官箴謹侯度作職制篇第三

祭令篇

國有大事祀其一焉我朝稽古禋祀郊廟先齊擇日
集執事官朝堂讀誓誠以徇朝服再拜聽受而退祭
之日御史二人服其薦冠以莅之外而郡邑通祀部

元文類 卷四十二
使者糾之如御史於是承事者罔敢不敬質神明壹
臣志作祭令篇第四

學規篇

法至於學規輕之至者也而至重焉太祖皇帝始爲
國都學規世祖皇帝廣爲國子學規今上皇帝親爲
王宮學規夫法不從吏議而出聖裁重之至矣乎本
王化厲士節作學規篇第五

軍律篇

國家經武者定四方師律尚矣廟筭之折衝將略之
制勝固非言之所可傳者惟夫仁義節制並行當時
載之簡書有可徵焉續戒功奮武衛作軍律篇第六

戶婚篇

井田廢而廉讓之道缺爭斂之俗興民無恒居田無
恒主婚姻不以其時而獄訟作矣教化不足然後制
之以刑而非得已也法常典原人情作戶婚篇第七

食貨篇

治財之道厚民爲本民者財之府財者民之命也故
治財者先義而後利教民順先利而後義教民爭故

治財者先民而後國國常富先國而後民國常貧治財而有刑所以防姦欺制期程非治財之本也作食貨篇第八

大惡篇

天地之道至仁而已國以仁固家以仁和故國不仁則君臣疑家不仁則父子離父子離無所不至矣君臣疑亦無所不至矣故易著履霜之戒孟子有仁義之對審哉幾乎去仁惡足爲國家哉作大惡篇第九

盜賊篇

王化始於閨門故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桑間濮上之音作則男女相奔強暴相陵尊卑無別而上下失序矣文武道在施之則行古者聖人以禮防民制刑以輔其不及後世因之作姦非篇第十

盜賊篇

夫盜賊豈人情哉或迫於飢寒或驅於苛政或誅於誘脅出於不得已者十常八九至於白晝攫金於市略人以爲貨皆有司不能其政所致使人人各得其所烏有盜賊哉作盜賊篇第十一

詐僞篇

霸代王而淳朴散利勝義而詐僞生其來亦久矣夫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明王道辨義利崇廉耻固去詐去僞之本然刑者聖人有不能廢也作詐僞篇第十二

訴訟篇

易著訟卦書稱訟則雖五帝三王之世不能無訟人有不平形之於訟情也然至於誣人以訟謂之情

可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無訟聖人所難也然郡縣得一賢守宰苟能行之以道雖無訟可也作詐訟篇第十三

鬪毆篇

古者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游之讐不同國居父母兄弟朋友之讐止如是後世一言睚眦輒起而鬪鬪而至於傷至於殺其有司之政不舉風俗之日偷且薄可見已甚而食祿共位比肩事主爭豪髮利卽攘臂相向飛文相抵所以令於下

者皆自上犯之欲以化民得乎懲將來監已往作鬪
毆篇第十四

殺傷篇

禍而至於殺人極矣然情有謀故誤戲之異而罰亦
有死杖流贖之殊研之窮之審之覆之古人所以深
致慎焉者哀民死之易而生之難也敬之敬之毋淫
於刑哉作殺傷篇第十五

禁令篇

戒之使避曰禁示之使從曰令一禁一令各專一事

無所統該故上自朝廷下逮倡優走賤莫不備列使
人知所避嚮而遠於罪作禁令篇第十六

雜犯篇

人之犯名義觸刑辟不可以一途盡不可以一類求
因其已然制於未然作雜犯篇第十七

捕亡篇

凡囚之在獄而亡在流而亡軍士之臨陣而亡舉家
而亡奴婢之背主而亡凡有罪而在亡者捕之各有
律作捕亡篇第十八

不教而民從之上也以身教之也教之而後從次也
以言教之也不教而強之從下也既不能以身又不
能以言而以威迫之也迫之而猶有弗從者焉乃從
而刑之刑之而當罪民固無憾又從而虐之苦之誣
之抑之飢而不爲之食寒而不爲之衣疾而不爲之
藥有罪無罪同歸於非命而死不亦大可哀乎故書
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作恤刑篇第十九

平反篇

天下之至窮其惟冤獄乎于天和傷王化莫此爲甚
故或二年而致旱或六月而飛霜此于定國雋不疑
之徒日以平反爲務而子孫世食其報也夫平反有
司之職也宜不待賞勸而爲之者而國家慎之重之
著于賞令作平反篇第二十

赦宥篇

赦宥者權事之宜可也列聖以來或以初政更新或
以大禮行慶或以抹災卹生更或以懷遠招携事既
不同赦亦有異至於釋京畿繫囚則或以特赦或以

佛事有司往往以罪輕而疑者應之然所釋有數故
又有幸不幸存焉本忠厚示欽恤作赦宥篇第二十

一

獄空篇

傳曰刑期于無刑又曰必也使無訟乎無訟斯無刑
矣雖聖人爲政不能不爲之刑所貴刑措而不用耳
是故獄空者化行俗美無訟而獄空者上也有司廉
明隨事裁決而獄空者次也苟不得其上得其次斯
亦可矣今所紀獄空內自京畿外止山東河北諸郡

天下獄空未必止此有司載之弗能詳也嗚呼彼獄
空者其無刑乎其無訟乎使天下皆得賢有司致此
非難也作獄空篇第二十二

附錄序

憲典之有附錄何議法者有沿革之不倫建言者有
作輟之不一載之則非今日之循行削之則沒一代
之典故於是事可入例者錄於前事難徧舉者附於
後至於用罰之重輕有本新上下之比附論人之淑慝有始
終之異同善惡之彰癉枉直之舉錯具存於是而公

元文類 卷四十二 何德堂
論自著焉此附錄之所由作也嗟夫治具百端性初
一致齊其末唯見其略揣其本不勝其煩有志德禮
之君子尚鑒于茲哉

工典總序

有國家者重民力節國用是以百工之事尚儉朴而
貴適時用戒奢縱而慮傷人心安危興亡之機係焉
故不可不慎也六官之分工居其一請備事而書之
一曰宮苑朝廷崇高正名正西列分苑囿之作以宴以怡次
二曰官府百官有司大小相承各有次舍以奉其職

次三曰倉庫貢賦之入出納有恒慎其蓋藏有司之
事次四曰城郭建邦設都有禦有禁都鄙之章君子
是正次五曰橋梁川陸之通以利行者君子為政力
不虛指次六曰河渠四方萬國達於京師鑿渠通舟
輪載克敏次七曰郊廟辨方正位以建皇都郊廟祠
祀爰奠其所次八曰僧寺竺乾之祠為惠為慈曰可
福民寧不崇之次九曰道宮老上盧帳西列清淨流為禱祈有
觀有宮有壇有祠次十曰廬帳之作比於宮室于野
于處禁衛廬帳斯飭次十一曰兵器時既治平乃韜

元文類 卷四十二 三 何待室
甲兵備于不虞庀工有程次十二曰鹵簿國有大禮
鹵簿斯設儀繁物華萬夫就列次十三曰玉工次十
四曰金工次十五曰木工次十六曰搏埴之工次十
七日石夫天降六府以足民用貴賤殊制法度見焉
次十八曰絲枲之工次十九曰皮工次二十曰璫罽
之工服用之備有絲有枲有皮有毛各精厥能次二
十一曰畫塑之工次二十二曰諸匠像設之精締繪
之文百枝效能各有其屬

官苑

國家龍飛朔土始於和寧營萬安諸宮及定鼎幽燕
乃大建朝廷城郭宗廟宮室官府庫庾大內在國都
之中以朝羣臣來萬方又以開平爲上都夏行幸則
至焉制度差矣中都建於至大間後亦希幸其它游
觀之所離宮別館奢不踰侈儉而中度可考而見焉

官府

國家設官分職則各有聽政之所故上自省臺院部
下而府司寺監以及乎外郡有司雖室宇之崇卑不
等然其廳事之設施與夫史胥之按牘咸具其所而

元文類 卷四十二 上下之等辨矣

倉庫

國之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我朝倉庫之制以北則有上都宣德諸處自都而南則通州河西務御河及外郡常平諸倉以至甘州有倉鹽茶有局所供億京師賑恤黎庶者其措置之方可謂至矣

城郭

國家建元之初卜宅于燕因金故都時方經營中原未暇建城郭厥後人物繁夥隘不足以容迺經營舊

城東北而定鼎焉於是埤堞之崇樓櫓之雄池隍之浚高深中度勢成金湯而後上都諸城咸倣此而建焉

橋梁

都城初建庶事草創其內外橋梁皆架木為之而覆以土凡一百五十六至大德間年深木朽有司以為言改修用石都水監計料工部應付工物委官督工修理然後人無病涉之患

河渠

元文類 卷四十二 各德堂

太史公河渠一書所以載水利者甚悉蓋水雖能爲害然人得其疏導蓄泄之方以順其潤下之性則爲利亦大矣國家定都幽燕上決白浮雙塔諸水導之爲通惠河以濟漕運又爲之立牐壩以節其盈涸舟楫旣通而京師無告乏之弊至導渾河疏灤水而武清平灤無沒溺之患浚冶河障滹沱而真定免決嚙之虞開會通于臨清以通南北之貨疏陝西之三白以漑關中之田泄江湖之淫潦立捍海之橫塘而瀕右之民免墊溺之憂害旣除利以興作河渠

郊廟

祀國之大事也故有國者必先立郊廟而社稷繼之我朝旣遵古制而又有影堂焉有燒飯之院焉所以致其孝誠也至如祀孔子爲宣聖太公爲武成推而至於三皇亦咸爲之廟食若太史司天之有臺城隍嶽瀆之有祠其所以答神休報靈貺之意則又至矣夫

僧寺

自佛法入中國爲世所重而梵宇遍天下至我朝尤

元文類 卷四十二 仙德堂
加崇敬室宮制度咸如帝王居而侈麗過之或賜以
內帑或給之官幣雖所費不貲而莫與之較故其甍
棟連接簷宇翬飛金碧炫耀亘古莫及吁亦盛矣哉

道宮

老子之道以無爲宗虛爲祖知雄白而守雌黑故能
柔強勝堅安危平險天下莫能資萬物不敢臣執是
爲右契以御天下而天下莫之先舉世崇尚爲之築
宮室立臺榭固非一日其教雖有正一全真大道之
殊而我朝尊寵之隆則與釋氏並乃若琳宇之穹崇
璇宮之宏邃皆出於國家經費而莫之靳亦豈其道
非常之所致歟

廬帳

我朝居朔方其俗逐水草無常居故爲穹廬以便移
徙後雖定邦邑建宮室而行幸上都春秋往返跋涉
山川遂乃因故俗爲帳殿房車以便行李其不欲興
土木以勞民之意亦仁矣哉

兵器

居安慮危有國之大戒安不忘戰有備則無患也故

兵雖凶器而不可一日廢我朝承平日久四海晏然
兵器似非所急者而弓弩戈甲之制歲為常貢率有
定數其制作之工鋒刃犀利視苟安忘戰口不言兵
器械不精以卒與敵者蓋不侔矣

鹵簿

乘輿之出入有大駕法駕其儀衛森嚴警蹕清道非
以自奉也所以敬神明嚴祖宗也豈直為觀美哉

玉工

中統二年勅徙和林白八里及諸路金玉碼石諸工

西元刻

三千餘戶於大都立金玉局至元十一年陞諸路金
玉人匠總管府掌造玉冊璽章御用金玉珠寶衣冠
束帶器用几榻及后宮首飾凡賜賚須上命然後製
之

金工

鍊

翠岩本〇西湖李脫字作鍊

攻金之工以煨鑊為職器以適用而等威之辨實行
乎其間若符印以示信也而印鈕之制則有龍獸駝
龜之別金銀銅雖異而又有三臺二臺之辨焉符牌
之分金銀固也而有二珠雙筆之異如此而后品秩

昇岩本有甲字西湖本
崇下空一字蓋脫爛

之崇較然有不可紊者矣其它如祭器以致敬銅人
以驗鍼炙步占之渾儀沙門之佛像與凡器用之需
莫不取給焉故雜造有府器物有局又立民匠總管以
總之其制度亦詳矣哉

木工

木工之名則一而其藝有大小如營建宮室則大木
之職也若舟車以濟不通凡枋以適用此皆小木之
為也故鍤匠有局繕工有司民匠雜造之有府歲為
定制以備用焉

搏埴之工

埴埴小藝也而其用至要宮室以蔽風雨而甍甍是
需故為窯場以埴埴之煨煉之而所用備矣

石工

夫石之為物其理麤其質堅故琢磨之工倍於玉而
我朝攻石之工製以花卉鳥獸之像作為器用則務
極其精巧云

絲枲之工

國朝治絲之工始自甲戌年間有史道安者精於其

藝遂以御衣尚衣同爲三局高麗諸王亦立局焉如
異樣綾錦紗羅三提舉司又置府以總之其大都等
路諸色民匠及大都人匠隨路諸色民匠又各立府
以督之其外道行省諸局雖不與此如御用諸王衆
用者亦各有差常課之外不時之需謂之橫造然其
染夏之工織造之制刺繡之文咸極其精緻焉

皮工

製皮爲衣以禦寒也而大祀之用禮不可廢我朝起
朔方都幽燕皆苦寒之地故皮服之需尤急乃設爲
寺監司局以專掌之而其柔治之方裁製之巧則又
非昔人之所及也

羶罽

羶罽之用至廣也故以之蒙車馬以之藉地馬而鋪
設障蔽之需咸以之故諸司寺監歲有定製以給用
焉

畫塑

繪事後素此畫之序也而織以成像宛然如生有非
采色塗抹所能及者以土像形又其次焉然後知工

元文類
卷四十二
人之巧有奪造化之妙者矣

諸匠

國家初定中夏制作有程乃鳩天下之工聚之京師
分類置局以考其程度而給之食復其戶使得以專
於其藝故我朝諸工制作精巧咸勝往昔矣

類卷之四十二終

